

范伯子文集

克齋署山而

847.8  
7655

舊籍



**142192**

馬序

余自弱冠受學嘗從吳至父張廉卿兩先生問古文義法兩先生者皆喜接後進余居門下碌碌未有以自見獨因是得聞海內才雋之名識於心不忘其後北游京師往往獲交賢士君子今雖老行能無似而幸差免匪僻之趨者亦賴之於師友也張先生嘗爲書抵余外舅姚竹山君盛稱通州三生三生者朱君銘盤張君謩及范君當世也朱工駢文惜早逝張以幹濟稱而范君字肯堂孝友愷悌詩才雄健尤爲吳先生所激賞時方失偶而竹山次女曰蘊素亦嫺吟詠吳先生爲媒介焉遂與余稱僚壻嘗一見於金陵再見於天津君時居李文忠幕府爲課其公子吳先生都講蓮池往來津沽閒詩酒文讌之樂稱盛一時

自會文正督畿輔喜延攬人士其流風未沫猶可想見焉君恨  
余不爲詩督之甚力吳先生曰子毋然子爲詩徒見短耳終莫  
能勝彼因相與一笑罷泊竹山卒官君會喪桐城居未幾聞亂  
遄返自是一別不復見而君遽歿矣范氏通州舊族明季勳卿  
公有高節數傳至君乃以詩名天下家貧客遊以養親以膳教  
諸弟不私一錢歲時歸省拜謁因擁膝泣久之乃能言爲諸生  
連試不得意有司守高不仕門下士或竊其緒餘致通顯弟鐘  
進士爲令河南鎧以優貢生令山東時有三范之目十餘年間  
零謝殆盡君習聞吳先生緒論頗主泰西學說身歿而國祚傾  
事有違反運有代謝其盛衰存亡之可感喟者又豈獨一身一  
家之故哉君詩已輯者十九卷曰范伯子集今其徒友復彙輯

所爲古文十二卷屬余弁言余不聞曩時師友之警欬久矣感君夫人屢請之勤質言之以俟後君子讀君文者有以論其世焉庚申三月桐城馬其昶

陳序

往范君肯堂旣歿排印其詩集十九卷天下爭傳誦之猶有文集十二卷今歲君配姚夫人始爲錄副寄余卒讀且以君親友如馬通伯姚叔節輩皆絕推隆君詩而未及論列其文欲余頗加月旦一言綴其後蓋君之文歛肆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於控搏旋盤綿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毗習之子固者爲尤美此可久而埃論定者也君始從武昌張先生受文法尋與桐城吳先生講肄求之益深至爲諸生十數年矢博科第養

范伯子全集一序

一一芳洲精舍校刊

親顧所爲制舉文與所爲古文辭相表裏以故終不第飄泊南北名在士大夫間而已君雖若文士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歲時會金陵稍喜接乘時之彥及號尸新學者下上其議論余嘗引梅聖俞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謔之君復撫掌爲笑也君有二弟鐘字仲林鎧字秋門皆才士余最夙交仲林附以昏姻然後與君習君卒大亂起國步猝改仲林秋門亦繼逝世所稱通州三范者十餘年間俱盡矣獨余留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媿恥反蹈君曩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尙役於文字得錢求活其所遭身世之可悲質君於冥漠宜無甚於此也壬戌七月義寧陳三立

范伯子文集卷第一

通州 范當世

送彭芾亭之官安慶序

今天下秀才多矣博褐敗屨橐數寸之管聽鼓於有司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今天下令長亦多矣敝車羸馬手數寸之版聽鼓於大吏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蓋自軍興以來朝廷取人較寬登進亦較濫其後乃爲天下之所積輕然則雖有甚瑰奇俊偉之才何由而自見耶曰狃於時迫於勢爲衆人之所爲雖稍稍見長而不可恃衆人之所不爲而毅然無所回惑并力而求之及其至也未有不爲天下所共見者也是說也昔者吾與王大令欣甫嘗交相勉焉今年春

遊浦口軍中留五日與樂平彭君芾亭談極驪秋八月再至浦則彭君已入都見於天子以知縣需次安徽朋友各以言贈行而亦以命當世自彭君爲秀才固已有聲矣得地而君之吾知其聞必遠也獨今也往大吏尙未有知彭君者意者爲衆人之所爲不足以見彭君之才乎彭君亦堅其所自命者而已吾與彭君交不過旬日而有平生之驪輒復爲斯言他日者幸復相見握手極樂更相與道之

此最初見賞於吾師者評以爲氣格逼近昌黎乃并其意量肖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此乃病於浦口軍中擁被呻吟時率口所爲後來在冀州求文稍艱翻置此等以爲不足道由今審錄正不忘吾師之言



介人先生誄 并序

當世還自如皋大人泫然曰汝知介人先生病歿乎去年喪吾滌菴先生今又喪吾介人先生吾故人盡矣於是季弟鎧告余曰鎧往視朱先生病朱先生方坐手離騷古文鎧稍稍取讀之先生亦讀之明日而先生遂死死之日蓋問吾兩兄也於是當世泣下大人又悲曰昔者先生爲吾舉子錢於人及吾之償乃皆得所自爲券未嘗令吾知吾過東門東門之市皆歎竭藏於告者無代澣之衣其宗人浩軒爲之具謂其嗣子曰汝貧汝叔母吾任之吾所爲具汝必得錢而償我汝叔生不受吾一錢吾不忍具汝叔也於是當世聞之益大悲滌菴先生者徐氏四方所稱徐善人者也爲人惻怛而忠信長有鉅萬死而孤子不能

飽介人先生者困苦食力諸生耳吾聞細人之罔二公往往而似富人笑徐公而貧人笑朱公然吾鄉愛人之君子二公而已耳此吾大人之所以尤悲者也當世嘗從介人先生俱省試跬步言笑先生未有苟寢興未卽盥必冠衣坐然和易雖後生誠不以爲苦熟於儒先之書然百家之文無所不慕春秋釋菜雖雨雪必中夜至官長旣畢事乃徐徧拜於賢儒之位且乃罷公竟用是感寒疾而死毅皇帝登位嘗一舉孝廉方正不就而徐先生亦並時舉孝子云誄曰

吾父執友先生徐公徐公憂死先生困終心安命殆身纖願洪  
哀哀吾父殷憂在躬命誄先生昭茲儒風伊誰之告詢於鴻濛

王母陳太孺人哀辭

當世八月二十有一日自江浦歸聞吾師景周先生復有母陳太孺人之喪方病不能慟明日乃往哭又十日而後哀之以文嗚呼當世之於太孺人則豈能無慟乎哉當世十一歲始學於先生當此之時家貧數倍於今日脩脯出於母氏之紡紝衣敝垢履或見其足初所從學以窶人子爲曹偶所訕而出則恐雖以先生之敬吾父猶每嘗自遠人然太孺人則往往聞誦聲喜呼而與之語問吾母狀視髮結命之坐而理焉則歎曰汝母苦我少時亦汝母若汝喜讀汝母卽苦能幾時矣野人以時餽瓜果食物必以啗當世指而謂人曰是某之子是有賢母及當世十四歲出而試有司輒合太孺人則益喜吾家乃稍稍得置酒治具爲太孺人驩太孺人執吾母手而笑曰我故謂是兒非久

苦母者何如及當世娶得好婦自吾父母外獨太孺人驩其後當世稍恥竊浮譽讀書求古聖人賢人之用心無復得所以媚有司者有司亦頗厭棄天下亦輕當世矣而當世諸弟相繼受學於先生太孺人尙往往勗之曰似汝兄聞諸家人當世遊太孺人卽病未嘗不問當世所在也嗚呼慟哉太孺人童養於王氏以至於老蓋七十餘年當世所見者猶十七年其行與德真有士大夫不敢望者宜得傳顧天之限女子甚嚴雖甚盛德常不得有沒世之名及其子孫之昌而闡揚之則天下以爲固然且凡有親者皆是也何足以傳又況當世之文萬不足以取信於天下或稱述太孺人之行與德不足爲太孺人重而反以習視我太孺人豈當世之志耶當世則亦自鳴其哀而已矣嗚呼

慟哉辭曰

雖儒彥不能彊之吾同也而母則伸吾於童蒙也母之靈無恫也而哭母之感無窮也

歸田券

代大人

畊陽之田十二畝先勛卿公墓西向府君葬其北而某營生壙其南周以池凡八畝其亘乎池南不相屬者四畝在神道碑西張君潤之夫人之喪方謀葬而令子謇亟往軍中不可得地謀諸某爲求亦弗得乃割池南地與之自勛卿公之葬二百有餘年當時形家謂重城作拱五水歸塘後必大不百年新城廢水關圯西南北水浩淼勢不抗談者謂家中落由此由某觀之今日之形勢固猶一郡之雄勝也某雖不敏讀書食藜藿屢代安

范伯子全集一文一

四一芳洲精舍校刊

之亦復何望方今天子有事於北邊幸託威福吾與張君長爲  
太平之民兒輩稍稍涉四方而歸不至有馬革之事相率老於  
茲土焉千秋萬歲後五山重水之間父子朋友魂魄猶相依於  
此張君藏此券詔世世子孫光緒六年某月日范某署券兒子  
當世奉命書

祭劉先生文

光緒七年二月興化先生卒於家三月其門人顧錫爵以道路  
之言聞於范當世並馳而往入其境而問之信乃走哭於其殯  
而各爲文以道哀當世之文曰當世年二十而知有先生蓋聞  
之爵錫爵錫初不欲當世之驟見也以爲退一鄉一國而友天  
下必其識足以觀天下之善士苟尙非其人則寧姑舍是於是

當世懷願見之誠五年然後乃見於先生之里退而上所爲文數十篇則先生以爲可喜也至於明年先生在龍門龍門弟子孫點以書來告曰先生念子子不能來則先生就子矣於是當世以秋八月往先生窮日夜之力而與之言於其將行也而後定所謂親炙記言者七紙其時大風雨夜過半渴而思飲當世執燭先生挈茶具之竈下而火之飲而旨先生喟然而歎曰此樂豈易得乎吾老矣逾明年將寓食於汝所謂黃泥山者以鄰於汝以遂吾之志於是當世竊喜奉先生之日甚長謹歸而俟焉孰謂當世之於先生乃從此而止乎先生之學獨爲乎程朱之難而深求乎孔孟之際當世自度終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爲不智先生之歿天下皆歎息以爲德人究其所以狀先生

者或萬言而不得其似先生之書明明可觀意其更數十年或百年而必顯於世而當世之於先生則不能不以萬一自任而求所謂繼嗚呼大道茫茫兮哲人已死成之彌艱兮廢之可恥吾安適歸兮而大言若此心結辭迫以抒一哀而已矣嗚呼慟哉

范月槎先生仕隱圖序

當世在武昌張先生書院觀察月槎范公聞而好之旣枉過不遇則召之飲問家世乃知其先並出文正公始遷之代並由江西自文正公至於遷其閒又並皆有所缺失而通州視公武昌稍有緒於是畧爲公言蘇州大宗譜所載別子流寓江西在有宋之季譜吾先世手鈔者也又先勛卿公之時瀋陽文肅公集



錄范氏譜嘗使人求通州支而考其世次將並載焉文肅公之先亦自江西遷瀋陽者也於是公以爲前所缺失求之瀋陽當有聞於大宗譜又能得數世則大喜出所謂武昌譜與觀覽其年代系屬指陳其先德又益示以生平所爲詩與官國子助教時所繪仕隱圖以道其夙昔之志當世感公之所謂仕隱云者乃慨乎念我勛卿公之盛烈亦若可以廣斯圖之說於是復進於公曰先勛卿公之成進士不欲爲吏改教授順天轉爲助教十年而後遷部郎諫不用而歸歸四十年五起京卿皆不出天下號爲真隱當是時文肅公佐聖清建伊呂之業而吳橋文忠公効孤忠於明功名之盛無若范氏而史忠正之論先公則曰范公以氣節爲天下倡其功甚鉅其不仕固賢於仕也由此觀

之道之行不行命耳衷乎聖賢者之意則顯晦之際豈有殊哉  
公之爲斯圖豈亦不域乎其所處而有類於昔之人者與公謝  
曰是何敢望然幸從吾子多聞范氏之盛美請載之筆而俾余  
觀焉乃退而序其先後之言如此光緒七年七月

祭貞懿先生文

光緒七年十二月某日范當世謹以不腆之物奠於貞懿先生  
永遷之柩而告之以文曰昔君之歿我在東鄙歸乃聞變哭而  
爲誄其後六月我旅邗水一日念君哭亦逾晷今辭於殯永絕  
生死我之哭君從此而止嗚呼慟哉鄉邦人秀多自折摧幽昧  
蕪穢百年以來君奮於衆實荒草萊民之正欲惟名與財狂而  
嗜我貴富焉來君於此道陞乎後哉及其感發亟難先災茫茫

鄉國失此人才嗚呼慟哉自我好修乃爲衆棄無慙無好則亦無忌成人之言睨曰兒戲君獨信之窮方極比父我之年迫我兄事我寧好諛以決我志平生之言有如泉隧嗚呼慟哉我生而困君亦蕭然君鬻其產以償我錢豈謂君嗛我心熬煎謂君哲弟索米走燕我亦逝遠紛紛可憐窮而復合哭君柩前嗚呼慟哉有子肖子熒熒孤露我則弟之云胡能助所能助者俾窮而固匪用我謀誦君之素君體歸藏君神可晤我行君庭慨乎有慕哀哀北郊雨雪盈路素車從君能莫我顧嗚呼慟哉尙饗

贈吳禮園序

通州以東近百里之料角觜爲江海會處有光綿互如綫綫右界水旨且厚魚鱉鮮美其左界乃斥鹵不可食而產亦殊焉此

天所以畫江海者也江海之水皆吾民之所大利而不可互爲用引江水入溝澮灌田歲旱往往孰或濱海水溢雖所未浸土脈溼則禾稼盡槁煮海爲鹽取右水涓滴入釜則鹽亦不成也然而江至料角觜無不入海者江入海不知其爲江海潮逆江日夜而上江入溝澮灌田蓋又海水之所挾而至不知其爲海也若此者何與江海之爲物也大故歸之者不復能自別而受之者不復疑其實未嘗不相資而其所以用之則又不必其盡合者也吾以謂朋友之交也亦若是焉耳矣禮園與吾交日親日驩一日而與吾歎夫世之交者以爲彼無怪其然彼其志不同而道不合故貌之不能逮其心也吾則日彼所謂藐小而不誠者耳若其所處者旣大而其交也以真氣相薄雖志不同而

道不合何傷也哉吾與禮園可謂合同矣顧亦何嘗無一二之別且無視天下以不廣也遂爲斯言贈之以其上之所習者譬焉

書傳忠錄後

往余讀武昌先生之文至李剛介公殉難碑記不勝其隱曰李公信可謂忠臣者與何令吾師之言深慟若此也益求其行實而吾師果亟稱之曰忠及來江夏公子樾卿太守介禮園吳君徵文於余余讀所謂傳忠錄則益歎曰幸哉乎李公之有子也雖公奇偉盛節豈能無藉於茲文乎哉不特此也迹公後之所以仕若是其有父母之德其初乃不能致朝廷一官區區入貲而爲令此世之所謂雜流者也然且用其學稍稍尊顯矣則益

不自愛其身發憤抗厲舉兵而殺賊誠以是立功於天下不難  
顧僅得尺寸以死死之日大臣上其事而天子褒之於公不可  
謂有負然而軍興以來或倉卒不能以自謀而後時頗乃與公  
類者往往有也微吾師之作而余亦將衆人乎李公豈非窮而  
不得施則壹無所謂特勝者與聞之禮園公子服官於此壹法  
其先人之所爲而不好爲表襮之行贍故人妻子十數年之久  
而人不知獨慟心於其先公則賓禮人士時時求其文若將多  
其藏而圖一不朽者嗚呼雖李公之心何嘗計及於身後之名  
徒使之湮沒而不彰而後之人將無由以興則後死者莫不皇  
皇焉況其公子者乎觀傳忠錄者可以悲矣

祭吳孺人文

光緒九年六月朔范當世至自武昌而哭於亡妻吳孺人之靈者既三閱晨夕乃用居常不飾之饌命兒子罕拜奠於其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吾昔者之遠行而歸也則每嘗懸懸恐汝之寧汝父於家不能一日而見汝吾今也歸則求爲千日萬日而見汝而安可得耶汝昔者之寧汝父於家則未嘗不聞吾歸而喜獨不肯早歸而相見今吾在此而汝又安得而見之耶吾昔者蓋過矣汝悔耶否耶吾父母及吾之弟妹賢汝臨終之言皆章章大義吾以爲此卽汝平生之短昔者或乃尙與吾頗言其私今將抱此無窮之隱慟而誰告者耶雖然吾之聞赴未行蓋爲詩而哭汝然而不得盡其辭則豈非凡人之恨固有窮萬古而不自白者而吾與汝皆可以無言者耶汝之行與志與所嘗言

吾當一一志於汝之墓汝若此之人而獲有知者汝可無憾吾則何以對此茫茫者耶吾暫哭汝當復之武昌不去則汝棺不能以葬汝故欲從吾去今去耶否耶嗚呼慟哉尙饗

修復監沔水道記

代

光緒四五年間監利北界子貝淵與沔陽南界垸民爭隄遂釀大獄沔苦內之積潦無所洩爲不利於隄然毀隄則監人患者非直沔所洩水而并受柴林河西決之水北高而南下沔固愈於監柴林河者在東自子貝淵尤西諸水皆趨柴林柴林何爲而西決柴林之西北有府場河挾其所受之水東流而南折衝峰口而入於柴林柴林之腹爲其所壅不能盡東故西而趨子貝淵子貝淵尤西諸水又方東趨相逆兩趨皆窮北又高故南



然則雖北人助南築隄而水力猶將潰之患可謂深哉蓋諸水者皆漢流易淤柴林之淤重淤於府場之橫絕以入然而府場故道故由唐觜河東流而北折而所謂峯口者故以爲界不入柴林者也柴林無府場則胡不可治祖賢奉天子命巡撫湖北既憂既灼去年蒙聖恩並權總督益念民不獲當誰諉者爰訪茲事於衆而定厥計以爲疏唐觜而府場可復府場去而柴林寬又從而疎之而子貝淵南岸之困解然後建閘於此益修復總督汪公所爲福田寺閘以解北岸之困會總督涂公來並以爲宜又得請於朝乃擇吏能者大小畢偕五月而工竣疎若干里費若干緡錢役若干人涂公既一一爲文記之而祖賢嘗深維此事益道其由俾後之牧令知民間禍患苟務窮其所以然

則無不可解解而善其後則無不安矣夫所謂善其後者一俟乎州縣之自爲疆吏不能徧也疆吏之所持者大則祖賢今日之爲此猶所謂一舉而百漏而天下事乃有形格勢禁逆知將來之患而僅可爲目前之計者此又祖賢之所大惡而無可如何而俯營職分仰參國論乃愈不覺因端長思而不勝其無窮之憂也光緒九年九月

范伯子文集卷第二

通州 范當世

書殷浩傳後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豈但下流不可居乎苟爲知德之君子則亦惡居夫上流者焉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之與流其初之爲距也殆不能相望而逮其懸薄而不勝一墜乎九層之淵而同乎污之區者勢也而又加疾也然則爲君子者亦處乎其中流可矣古之所謂君子者皆能先立其身於不敗之地而後乃徐焉以救天下之敝凡夫天下之所由敝者不可不知也君子與之近也而察之而不與頹也其上者乃爲救正

乎天下之源不可不知也君子默默而窮之而不以自名也處乎天下之所不爭而屹乎爲天下之所不能傾此之謂豪傑吾觀古之有道德而無位業者自凡大聖大賢雖其身不用而吾與天下其信之乃若其餘斤斤者蓋亦幸而遭時不偶而衆惜之耳其爲人也或往往真潛而少營而其所守者爲百不合於人夫是以得保其令名焉其有不幸不得不爲世所用而覆敗不能以旋踵者則莫不自其人之精神迎而取之而無怪乎其君其相不善處之矣雖然彼其所據者務窮於高不暇求其實而因以速天下之用用而至於敗者吾知其誠然乃若身爲衆人之所爲或衆人所不屑爲者而亦復茶然其爲之則何至於此耶吾觀殷浩旣身廢罪徙桓温遺之書將以爲尙書令浩苟

爲衆人猶將恥之是故報之空函以絕溫而開閉數十云云者  
乃浩之必當自謬於人使溫聞之而鄙其無用而又無甚戾以  
保其身然則史家乃刻意陳之而天下後世之君子皆樂稱者  
何也則以浩之所據而傾焉者當若是快耳不然則史所謂家  
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而又孰見其書空者耶我固知其妄也  
且我乃今得聞之君子事無成敗貴有其具無具而成焉者寇  
準雖有澶淵之功不爲榮有具而敗焉者王安石之新法不行  
而不爲害若浩者悲夫若浩者悲夫

南菁書院記

代

體芳以光緒六年繼仁和夏公督學於江蘇八年事竣奉恩命  
仍留益恐恐焉以仍久不效爲懼而所見人士之秀萌而未達

強有其質而不能立者粲乎日營於吾之心中於是謀就江陰  
建試院一區江陰在江蘇四方爲中而書院附於學政爲士之  
所歸循而嬪之可以久體芳則以是告前總督左文襄公公欣  
然許奏撥鹽課二萬兩爲束脩膏火之貲於是體芳與同官出  
貲庀材爲廬擇縣人曹君佳實董其事經始八年九月成於九  
年六月旣成取朱子子游祠堂記所謂南方之學得其菁華者  
命之曰南菁書院使來學者不忘其初而禘祀漢儒鄭君及朱  
子於後堂使各學其性之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禮致訓  
誥詞章兼通之儒以爲之師而徵求各行省官刻書籍以庋乎  
其中於是旣敕旣周檄下諸郡各以其異等諸生四面來至日  
有讀書行事之記月有通經博古之課每歲一甄別而進退之

以至於今三年矣人才之興無非爲國家者先聖先賢誠知乎  
國家需才之事日新無窮而不能盡有以待之故惟是充其本  
原而強乎其不可變之道以待無窮之變乃其所以層累結緝  
而至於若此之盛者亦莫善於讀書且古之人以絃歌之身一  
旦出而綏天下彼非倖天者也彼通乎一經則存乎三代聖人  
之心而操乎一菟則忘乎天下衆人之利心聖人而忘利者與  
夫談謀畧策機械之人爲孰可憑焉今之事變前代所未有蓋  
時務方興而儒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豈爲攻乎夷狄者少哉  
獨少吾所謂儒人者耳諸生生長是邦熟觀乎亂敗之由而務  
爲反經以求其實要知從古聖人撥亂世反正之道不能獨窮  
於今茲而本朝聖人經營之天下事事足以萬年不能不歸咎

於儒術焉體芳且行矣十年之後庶有歸唐之文顧秦二王之書復興於東南者乎然使國家猝有緩急則又有起乎壇席之間而瑰乎立蓋世之功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哉君子以爲天也而庶其有存焉者乎非體芳之所逆覩也已光緒十一年九月

書焦尾閣遺稿後

余以光緒八年之秋初見漱蘭先生於江寧因從先生莫府識王君弢甫弢甫則出其先母盧太淑人遺稿索余之一言余觀太淑人之詩比於文儒躬行比於君子而弢甫之不得眎含窮年累載抱茲編以長恨者其爲孝子之心又至可隱也然是時余於弢甫不深故無所代鳴其哀焉其後余在湖北弢甫每以



書來促而余方撰次湖北列女志列其傳者毋慮三數千人則因以歎夫女子庸行無至若不至萬聲而一辭自非劉向范蔚宗之徒罕足以取重於人而章信於天下者余奚以塞弢甫之悲乎其後余益諗於弢甫乃知弢甫之志意行習皆求爲自樹以不朽其親而並無所甚資於人者然我以爲待人而傳固無是理卽吾身之傳不傳又豈得謂之非命者耶且人之有親而一旦喪之夢寐之中呼天搶地而莫能道其所之則所謂傳吾之身以及於吾之親者更渺乎不知所得爲何物而其僅僅萬分而得一如太淑人之遺稿乃但當以爲太淑人精神之所聚聲容笑貌之所附麗而使身沒之後煢煢孝子有終身之依此亦可謂能自不朽矣弢甫從此雖一無所營而但使慟心於其

母兢兢乎抱遺不墜以終其身此亦可以寡過夫弢甫之爲人則無慮其不副余言而且多有賢於此者乎自弢甫屬余三年未有以報比復聚於漱蘭先生莫府語連日其相知以深於其行也遂書此歸之

### 山海

造物者將設爲百怪而平地無所藏之於是乎振骨爲山而噓氣爲水飲食平地之人而使之登山臨水以測怪焉然山之爲怪也顯而水之爲怪也隱隱怪而天下之得怪於水者乃益多於山故夫採山之人盡其力所能負裹一月之糧革履而裘裳朋而執械如狽如狼日之未昏而志於宿焉益深以邃則風來悽人虎狼嘯林斷澗當前陰峯蔽天蓋心知其有怪物於此未

見怪而氣已索然矣故夫崇臺傑觀羣人之所遊而怪不生怪之所藏而人不能到故享山之利者麤者爲材木精者爲寶玉而同於藪澤者爲犬豕麋鹿無從得所謂不死之藥千年之龜豈造物者本謀如斯哉由其形怪而拒之者也且夫天下之水至於海則亦可謂詭異怪觀也然其爲潮極悸乎天下賢愚之人而未嘗不慙乎其有常其如不潮之時則浩浩湯湯汎之而平小民櫂乎一木之舟而可以得魚久之而益狎則習知乎羣魚之性情好火者然炬則羣投於羅好食貓者用生貓繫鉤而千斤之鱣死於貫索之下潮生而插竹潮退而黃魚滿竿蚌生十年者其膏可然其珠可研其仰而嬉者不可干也然海之爲惠利於人亦不盡待乎人之取之故閩月誅巨魚而推諸陸其

狀爲豬爲牛其變化而跳以上者爲鹿繫而脯之亦可以爲藥以斯之類是以貨財沾被乎天下而滋味潤澤乎生民者也嗚呼人之方舟而行日夜不絕於江海之上雖有蛟龍行乎咫尺而不知則其所可得而狎焉者曾何嘗有百分之一於斯哉故曰山暴而水藏或曰骨陰而氣陽

### 沉簫字說

南宮子生鳳鳴從余學爲文且一年而自字曰貺曉吾改字之曰沉簫蓋取諸簫韶以配其名而進之以聲音之道不取簫之異文也世之爲士而不學爲學而不要諸道爲道而鄙斯文爲不足求者此皆吾所謂無歸之人生固聞之而不足辯矣惟獨聲音之道則吾亦惡夫無本而嘒嘒若俳伎者而其爲道也至

大則六經百氏之所有莫不於是乎要其成不則堯舜兩聖人  
賡續百五十年而贊之以禹皋陶稷契二十二人之賢何其德  
之彌綸乎天地而區區乎必韶以傳也前聖莫大於舜後聖莫  
大於夫子此兩聖人之相遇一在乎聲音之中武王之德之遜  
夫子不散斥言而未嘗不取斷於韶武季札來觀陳四代之聲  
而殿最其人無一失者惟我夫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不敢  
作樂然後金聲玉振之事一存乎其文而匹夫聞道者百世承  
焉先王之道莫大乎禮樂兩端禮至今不可謂遂亡而樂之事  
竟絕於天壤者何也古之所謂大禮者蓋取兆人之心德爲之  
而其所謂大樂者獨取聖人之心德爲之聖人不在上而此事  
乃廢而屬之伶人然而聲之爲物也至神而其感人也至深如

之何而可絕也是故身不爲樂而宣諸文者聖人之有以自樂也天下之無樂而聖人當之以文則使天下之人樂其樂而興於善也此自古作者莫不皆然而豈能苟焉以傳乎是故人之身不足存也而存其道道無所寄也而寄諸言言可聞者僞之也而有不可僞之氣氣行乎幽而不可識也揚其聲而求之聲之至者謂之樂聲出於口而未有不合焉者自然之奏也文之而改矣然自口者不可以久留而亦非聲之至也必也文之而盡如其口則至矣乎猶之乎人也人之初未有不善焉者自然之性也學焉而汨矣然是初者不可以久留而亦非人之至也必也學之而盡復其初則至矣乎惟聖人之作樂亦然凡物可觸而鳴者莫不有聲而莫不可聽也然而非樂之至也必也羣

天下之物而和之節之沒其所衆有而成其大而傳之可以久則至矣乎是故文字者八器之待鳴者也喜怒哀樂者五聲之情也辨之豪釐而差以黍米者十二律之精也精通於鬼神又視其德爲大成小成是故夫子之文比於韶而孟子之文方於大夏取札所論者論此而罔不合焉詩不入樂者亦鮮矣夫子之言興於詩而成於樂蓋是道也遂終身矣夫嗚呼執筆而爲文若無不可者及求之道何其難也今之時有往來絕國通其一二語言而歸語其鄉之人臆造而曾益之如通百方之音者吾今者實有類於是然其爲生謀者則得矣

剛己字辭

嗚呼剛己吾取吾夫子難其人者而名汝字汝汝來學者不過

范伯子全集一文二

七一芳洲精舍校刊

不爲豎汝遂由是而博通以歸不過不爲腐汝不淫於財不過  
賢於賈不苟爲官不過保全不爲虜努乎努乎而鞭退乎吾而  
接迹於古乎伊豈流人所得而侮哉而終焉爲聖者所俯矣凡  
無所藉而開者爲聖爲君主踵襲而傍依者爲庶爲屨爲執鞭  
之御由孔子而來至於我汝亡慮數十百人者更模而迭撫之  
子或希其父孫不敢望其祖而況由後者以方其初乃不啻高  
天之於下土是強人從我者過與汝軒軒乎植茲宇吾不敢賊  
汝而使之竄有若回之聖夫子無不與回也可以不自樹七十  
子無能而和之何其嫵也嗚呼剛己天不懼而氣不竄莊生遊  
而孟子處外弗可加內無蠱是以可羣亦可踦或曰剛之字以  
強詰我則以爲剛無所爭而強者無所不用其戰取故剛德爲



龍而強德爲虎故我以名汝者字汝而無所輔

辨柳子厚八駿圖說

子厚蓋慮夫天下之人惟異形之求蛇牛俱頭之間而所謂聖人者將無所得當於是而不得出焉庸詎知夫惟同之是求而同之是問則天下之人蓋無慮乎其不同而委瑣庸近之人無慮其不委積乎天子之廊而蔓延於諸侯之疆且如不就同中而聖之則烏得紛紛焉騰出於下鄙而各以長雄其鄉哉如是則我之所謂聖人者遁矣夫人之智不足以觀乎聖人之同則毋寧俾以異形求之求之而若牛若蛇若俱頭者且卒不可得則會且疑悟於心曰彼夫言狂而行怪者意者其殆蛇牛之類乎而昔之人特喻焉者乎因是以求天下之賢聖則萬不失一

人焉夫我之聖人處乎今世蓋無慮其不以爲狂且怪也天下雖有往今之分而百姓者但血氣之餘欲生而過死者類耳聖人雖處懷葛之世豈得同彼懷葛之民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夫惟此人之好異而謝不能然後聖人乃極語之同幾其或者勉而至究乎由周迨今二千餘年之賢豪長者希得取諸孟子而似者亦可謂神明者耶且子厚過矣夫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夫子無所不以貌夫人至於互萬載而橫九區即安得與夫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者同是懦懦之軀也哉

作此等文時摯父先生特欣喜過當而吾師不謂然復書論矯強自然之分與真僞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

流斯遠當時悚然聽之其最稱許者則題張氏墓圖一首耳

心耕圖說

李剛介公既殉難田家鎮而親身所御佩劍書策壹以散亡獨其三十三歲所作心耕圖乃幸而得歸於其子余居武昌三年既與公子樾卿爲兄弟之驩樾卿則奉出斯圖視余圖無他異獨公坐躡一芒屨耳公昔所徵名流歌詩若監利王子壽三數公者或謂公乃力耕其心田而其後之所獲將無涯而或以爲心耕云者乃心欲歸耕其家嗚呼天下卽有非常之人不至於其後之所成就則其所冥然以獨寓者又烏可以告人乎哉且夫天下之民吏其所以不果於爲善者則豈但壹志於裘服馬

乘寶玉大鼎淫耳恣目逐口腹之欲以取償於高官而已其亦有斤斤乎肯爲善者其人蓋乃擇術之強於衆耳而不可以恆久而不利也無所利而可以去者此又加強焉而不能不自脫於害也令善人者而皆出於此則李公且何爲而死夫我之爲李公說則曰人之以其心散於萬事則有萬心焉故常不可無一者寓之且人之爲君子也彼其所處不可以豫期者也萬其遇則萬其處矣乃若其所謂寓者則雖終身不必有是境而不可一日不借一焉以定夫萬故豪傑之士不寓心於聖人則寓心於耕夫聖人之與耕夫其相距遠也其資以爲豪傑則一也夫李公之爲人乃其心寓之於耕者乎耕者可謂天下之甚貧又賤又終身苦之事也夫人終其身不忘耕夫無一日不可爲

耕夫則凡人之所謂富貴者乃常取足於一斗粟一命之官而至於宏艱絕險不可爲之事乃然後皆一無所避而常不自知其愚以至於甘白刃而如飴者也嗚呼人之心乎聖人者其歸不必爲聖人要之天下無可以自美者矣猶之乎耕也不必爲耕而天下之事無所不美夫伊尹周公葛侯之流皆寢饋於聖人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顧甚不忘畎疇者何也樾卿之仕也其庶幾乎篤信吾說以承先人之志而無所容利害之見焉可乎

或問一首贈導岷會叔

或問於當世曰學問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子有是理乎當世曰然在乎其人者自爲之耳或曰蒙不謂是也夫孔子至聖而鯉

也所造乃不敢望於顏曾之徒曾氏有後矣而孟子以爲德衰  
及如孟子荀卿莊周屈原漢司馬遷相如唐韓愈之徒皆各以  
其學之所至殫爲文章以規無窮而有宋程朱諸賢且一切繩  
而正之使天下之人歸於孔孟之道顧皆不能以授其子者豈  
可謂非天哉天之所獨不可世也帝者仍世而號以爲聖彼有  
所憑而然耳匹夫空言垂教其難乎爲繼乃盛於帝王夫子云  
何當世曰子之推大聖賢則可謂美矣雖然子言天吾言人且  
子以爲蓋天限之乎天固未嘗限人者也君子於其所得爲也  
雖千年而未有至焉者必至於其身矣夫道不可以逸獲而學  
之未至不可以賢於衆父爲賢哲其子必有不勞而獲者勞之  
不可以已故有勞而後獲有獲而後勞獲而不勞非心獲也耳

目口體之豫則賢於人人而不必心競於其父父子不責善起於孟子而君子之重其道也又益務廣乎公善之量樂得一二非常之徒而不暇更彊諸其子自如子所稱伯魚以來吾不知其皆若此否也要其必有人事之未盡者乎由子之言則是天下窮巷之子皆可以挺爲人豪而名家之子孫不與焉彼其所受縱夷於吾倫顧以百年之身而早自度爲中庸之人豈不爲大惑也歟夫天下之父莫聖於文王而爲子者莫聖於周公周公蓋曰文王我師也然則幸而爲賢父之子亦學周公師文王可矣

題張氏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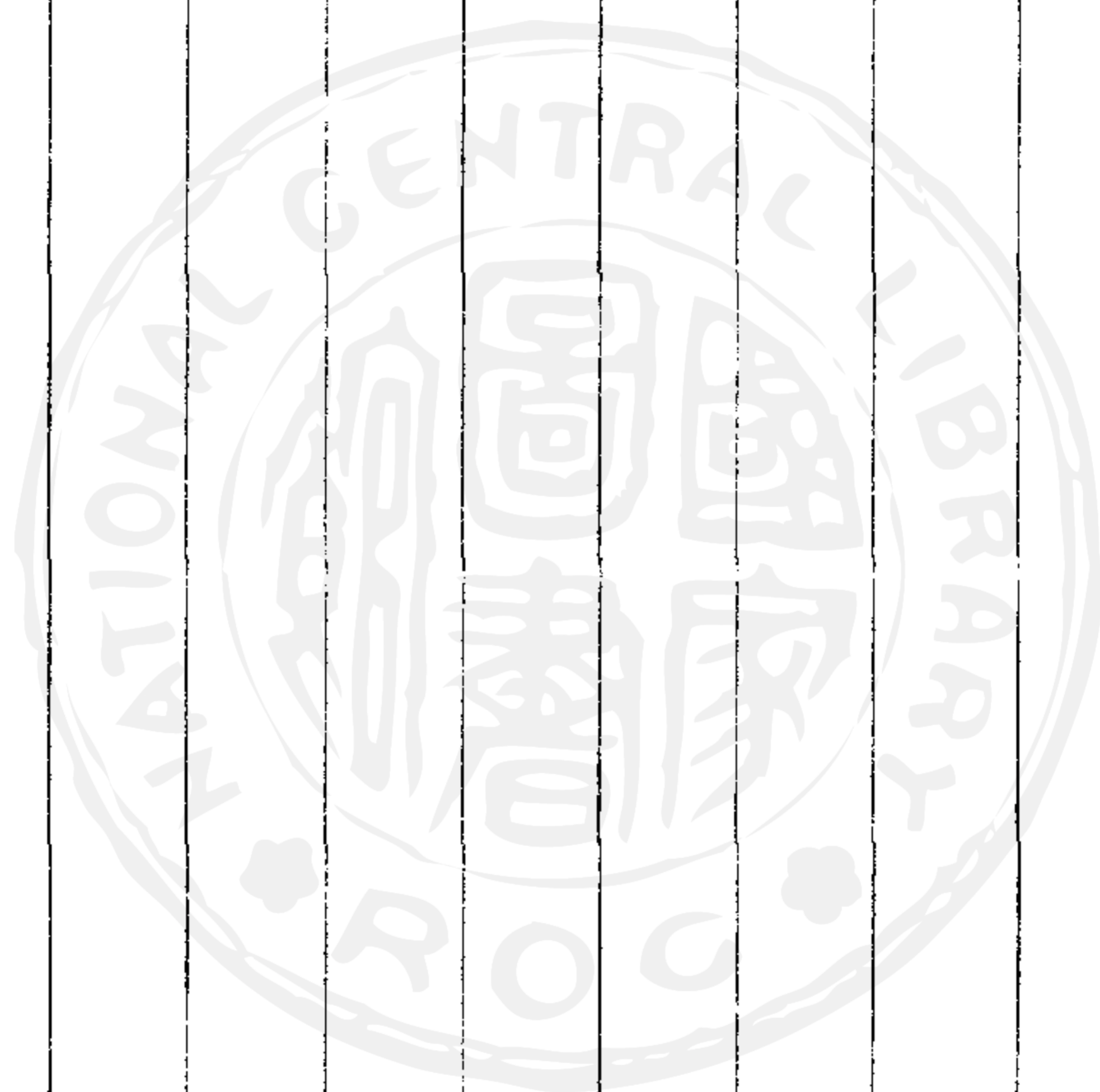
前年導帨旣葬其母夫人之柩還至保定則嘗告余以得佳兆

焉今年造於先生而請業導岷閒乃示余柯家山墓圖與其從父所爲記圖以明其所用之氣而記則稱其地之形如伏虎者然且謂形家知有此地久矣初不得其穴至斯而幸得之有夢徵焉其所謂穴者蓋亦形家者言指謂氣之所結而云也葬之書古矣龍穴沙水之名治古文者或不道故導岷又使余爲之辭余以爲不知其術則無取乎言導岷曰子不信耶曰奚爲而不信也夫不得其穴則雖有其形而氣亦不爲之用雖有氣亦不知所以乘有氣有形無所用之此乃班氏之敘論所未嘗云也而我以爲天下之至精其必若此矣且其一旦而得之也又何怪也歟昔者吾乘大江而下浮至於武黃之閒望子之故山而觀於赤壁誦昔人之遺文獨歎蘇子瞻之在斯也乃時時乘



風雨渡江與王齊萬吳亮采之徒流連風景往復不休而吾師  
乃憂然起於千載之下曾不得並嘯而觀焉則豈非山川之氣  
有時而不至則寥絕無人及乎氣至而人興則昔之人所謂奇  
怪殊異者一旦瑰然成就於其閒又烏知其所以然者乎今如  
子之從父所云者吾知其爲小小之餘慶最盛之遺事也然斯  
土也千年而不用豈誠昔之人所未見耶毋亦氣之未至也云  
爾導岷持吾之說質之知言者以爲何如也

范伯子文集卷第二終



范伯子文集卷第三

通州 范當世

勿庵哀辭

并序

嗚呼吾昔者之朋遊乎里中捐其年歲之力以羣於故常之驩而時其離合於怪幽難通之情邈不與乎君子所謂道而惜乎勿庵之遂喪於茲也九年壬午歲且終吾與之枕藉乎其齋自勿庵之改庶常以歸至是且五年自庚辰散館人聞其資匱者不行者至是皆來促之而勿庵故仍前漫應之吾欲決之故乃以晏私就詢茲圖勿庵徐曰烏有以翰林之故留處京師十餘年不歸者乎吾念歸而獨身對吾婦吾是以久留處吾之在京師也蓋十年不見乎邱隴出乎國門而見纍纍之墳乃忽若吾

身之已枯從茲而哭母以至於家過於昔之奔喪在途也然方  
吾之去家而入都則豈謂十年之閒而有子與延卿之作乎故  
鄉而盛昌其徒吾獨何乎晏歸而胡爲乎不居嗚呼勿庵蓋從  
此而不出矣自其言後吾與之守三月而去之楚吾去未幾而  
聞其病在牀自是則貧吾不謀病吾不憂以至於去年九月僅  
乃會吾之還家而哭其舍又不克葬之而來於此州可謂天下  
之負心者也然方其決然不出之時勿庵故甚樂余之出門不  
願其浮湛於家凡吾歸往省病三四必遂問行期如何彼曷其  
我留而汲汲乎欲行我者哉彼以爲夫窮樂焉而哀窮生焉而  
死壹皆其所前知而弗疑而獨不願乎我之眷眷於己此吾所  
以弗恨於索居而獨深慟乎前日之媮者也自吾之來吾父則

與顧君滌香具以葬今距其死且九月而吾始有辭  
光吾有朋毓璽馬氏髮白其玄乃反鄉里鄉人待君莫或不侈  
一年弗讎百口相鄙君鄙在廬我狀尤俚託飽野僮亦弗君邇  
己卯孟春母氏壽祉君來納交登拜猶子罷觴入山從此相倚  
聖人處衆壹是由禮棄禮用情得衆失己君與我初俱媚好士  
鄙俚之顏亶可稍綺我從衆頹君以我靡心之微差我流君峙  
我父我母我兄我弟臨當我征莫不隱涕襲其裳衣母曰兒起  
兒出簪書非遊可比嗚呼君乎骨肉同理去年首塗君又獨喜  
曰俞冀州同我甲子目疏其人行接我耳捐我醜頑往卽彼美  
汝之茫茫歸宿於彼知人愛人君乎至矣豈其一行還及君死  
衰麻而嬉三尺弟姊舉非所生徒苦婦爾延卿書言甯不爾恃

潛悲在胸薄發有泚矧我負君又不在此綴成茲言神鬼可視

樵秋哀辭 并序

大人以書諭當世於冀州曰樵秋死矣吾弗能祕汝汝弗過哀而遂爲之辭以稱其人嗚呼余前日於保定爲李氏之文訊於樵秋不知世閒已無此人也余之文樵秋弗能有所爭獨欣誦之問吾師云何吾閒歲與之同居或探其櫛則吾稿盈焉吾嘗笑之曰韓退之之不事而守此焉爲君亦笑曰吾託是人傳耳何有於彼哉嗚呼吾今日之文尙未足以傳子子則不能待而遽死耶樵秋蓋起於通之僻鄉幼孤赤貧至其爲時文則絕慧自爲諸生至於成進士未嘗再試爲縣令安徽聰明亮達所至有聲及知當塗縣與學政齟齬罷官乃發憤於書卷會以其時

與余締交談古文之事遂深願之曰我能是我老是閒矣爲序  
傳碑誌十餘篇多有矩法其稱述母行尤悲窮而爲此終已不  
獲稍有所立年不究而死是可哀也始吾授徒於鄉閒若樵秋  
勿庵之徒皆遊仕在外未嘗見知旣勿庵歸同吾遊甚驩諸公  
願從者衆文酒之事不絕而樵秋已解當塗印嘗一過其閒光  
緒八年樵秋已去安徽應閩撫岑公之聘見余於上海流連十  
晝夜如不欲行及余赴鄉試過其所居則樵秋已反卽從余至  
金陵余之兄弟皆好遊喜朋嘗苦於乏絕無貲不得盡其意得  
樵秋閩歸百金乃頗以時張飲治具及曩所契濶笑呼寓中而  
所居爲江寧伍氏之別墅有竹木花石之娛孝感李佛笙尤再  
三造我以斯觴爲可樂而極道之以詩佛笙者吾師之故人亦

嘗爲州縣十數不能以自存去官不以其罪而嘗獨有志於斯  
文者也今並死矣然樵秋自是之後而及余還里遂與吾家益  
親明年余館江夏樵秋亦就館蕪湖出則俱出還則俱還余所  
獲數倍於樵秋而樵秋所餘常爲我用既來北方絕遠樵秋益  
落莫常居城閒余獨悲其外不得於時而內無妻子之樂區區  
獲余而守之卒以單獨客死而未嘗有豪髮之利也辭曰  
張君去我兮余不知所以悲馬氏之孤余不得問兮則於君可  
知君之一世旣盡於此兮又奚以吾文之爲狼山之右兮洪濤  
激翻航於野港兮乃入乎郭門惟此時之一哭與君魄乎相存

壽言贈李季馴

吾弟仲林爲武昌知府李君教其子李君三子皆有所執而季



馴習於古文余既觀而善之季馴益自爲書請余法又爲其祖母事畧乞余之壽言吾弟益誦其祖子孫之賢足以重余之文者余聞李君起自孤學無所顧藉而政成行美其氣方新此其上有所開德而下有所來哲誠無可疑惟獨季馴之所業乃余所恐恐而不敢謂其信然者耳余在冀州歲莫無事取姚先生所纂古文辭憶張吳兩先生所嘗說者畢錄以告季馴而歸之曰此足以壽吾子之親乎子之所爲尊大母事畧至恆行也然其事已極於無加雖若古之劉向之徒所稱道不能過也子之文甚雄特無覲也然古之人有十百千此而不可等量者矣凡姚先生所錄自屈子至於本朝劉才甫九十有六人蓋二千年之文畧盡於此所爲續六經而論此者此乃出於師師之所傳所以

前後差者乃其師與師之不相及非德不及也去聖人日遠古書失其讀而時學益卑雖有豪傑之人志通而力崇之亦終身而僅獲求爲之徒益不易得得則喜過其分難古而恕今雖其徒亦莫不皆然遞降而傳於人則其所成就愈差焉然則斯文者乃聖人天亶之絕詣神德盛化之所徵驗果行灼知而無待者也其事則藝也親聖人而得其趣者雖無聖人之德亦能善其文屈子之忠也不可及也至若蘇秦李斯者富貴功利之徒後世儒者所不道要其學皆出於孔氏之流其文晚周莫尙焉然則不爲鄉原而負有磊磊自遂之實卽莫不可與於斯不得其師卽堯言舜趨不能至也後之才有過乎古人古之人有嗇於才而豐於學學者之所爲才者笑之終焉比就於聖人之迹

學孚者五六才至者二三二二三至者猶其慄慄乎一師之傳乃得與於差之數者矣德者文之腑才者文所賴以行者也盛德有所不兼而高才有所不副德小而才凡固無幸焉此余之所悲也然且以斯爲藝也而自同於拙工此卽不爲才賢亦不得與天下同其好余又恐恐焉常不免也夫本己以量人者亦余之過也余所聞者必同於人弗可靳焉自曾文正公大修其緒吾師與吳先生並得其傳他人聞者亦僅而季馴獨幸從余得之則其果有成乎其爲親壽莫大乎此矣卽以余言爲頌可也

重修觀津書院增建試院記

吾之來游冀州也以州牧桐城吳君之招吳君之爲州專務積產書院以富其賢豪之人而使之從容致力於學益合其五縣

之子弟而大造之五縣令顧不自爲也光緒十一年夏署武邑縣金谿鄭君來見吾亦與之飲退而吳君謂我是有意教其人者而惜乎不能久於斯也及秋吾還江南冬又來則鄭君已有錢六百萬修復觀津書院聘吾爲師而大府亦以是留君君益勤於茲事矣去年春吾來居院中兩月之後諸生來試藝者益多庭隅狎坐皆滿或至不容而露坐階下君益欲虛其旁舍廩高材如冀州乃與吾行度院西地謀建試院一區遂增修書院吾以謂財不贍者卽吾所居可以緩君不欲也秋九月兩工並興吾亦南歸四月重來則門序東西垣墉赫然堂室齋廡舉非舊觀架閣之書自羣經諸史百家文辭總集都彙之編罔不畢具斯時鄭君適考試學僮扃鎖西院而高材肄業者先來見吾

吾笑謂之曰諸君學者亦法鄭君矣夫鄭君乃要於其事之必成而限以不久長之時是以旁作不寐若此諸君子之來學亦不容不成矣公家之養官師之所具父老之所勤苦是烏可以泰然長居乎天下之事蓋未有三年不成者其夕鄭君聞吾來啓兩院中通之戶相見告以別後之所營則自興工買書積器所餘尙有錢一千六百萬以是諸生膏火倍舊而三鄉試入都並有贈送又有歲修之資因導觀其所爲試院寬廣可坐四百人堂基有嚴吏舍庖厨馬廐有容鄭君益愛惜其所爲自以行當受代而去就吾謀所以永長之者吾笑曰君之勤勞其可謂至於斯極也已天下之事亦未有三十年而不敗者能保全於十年之閒而成就數人焉則幸矣此人或不得爲顯仕而猶能

以其所學散被於其鄉俾一世之後或承其流談君之教澤不得幸生當年而君亦於是乎不朽矣法者敗之基自古聖賢英人能建非常之功不能立不敝之法彼曷嘗不思哉彼其所以成事者乃純在乎其精神之間一循於法則不能有所爲矣功成立法以詒衆乃其猶執乎盛衰之機不聽其與人俱息而默持之使漸衰漸微其法之尤善者則至於衰微之後而又可興焉然此乃後賢之專美而立法者不有其功也凡吾與君與吳君之相遇於此而蚤夜孳孳以求所謂作興人才者此獨可以盡心爲樂耳究有裨於茲土者幾何哉惟君獨後來而先去而勞苦之意獨君爲多余故備書其前後之迹使來者得觀焉光

緒十三年五月

燕窗閒話跋

代陳棠

右燕窗閒話一卷蓋吾師守庭先生偶然所著遂概生平其他詩古文辭及若讀書所記命曰千狐腋等書皆不自珍惜盡燬於兵今距其歿也十有餘年而嗣子澧筠所得收藏而僅可問者乃獨有此書矣棠故惜之謀卽刊此以幸存先生之爲人而同學者或不謂然曰吾師之可傳而旣不傳者多矣獨取其不文不飾之言流示於人人毋乃非所以重先生乎棠曰不然夫傳不傳者命也存不存則人之事也先生旣頗不自惜其書猶復作爲此篇者亦將存而自覽也因而存之則棠之志也夫吾師之所成就吾與子不得而增益之也然則吾師之言也吾與子又何從而飾之昔者王通氏歿而其徒若杜淹薛收之屬務

張大其師比方孔子偕景而肖聲有一弗類於聖人者弗道也然迄今千歲而其書乃在若存若亡之間深識之士觀焉而或病以爲優俳之作夫王氏之所爲自異者蓋嘗百倍於吾師矣薛杜之倫壹皆唐之鉅公名人如棠等輩又何足方其萬一哉然棠刻是書幸而不燬沿流至於後之君子而偶然得接於其目觀其行事按其所學壹視其人之大小以評議先生之何如而吾必其無訕之者也是何也不文不飾者觀行者有取焉乃若不安譽其所尊敬而崇惜之務存其實俾不至泯然以遂沒亦竊附於君子之義也子無惑焉於是刊既竟而謹述其言如此

吳孺人四十誕辰祭文



光緒十四年正月四日范當世與繼妻姚氏謹就安福甥館爲先室吳孺人之位而祭之以文曰子年三十吾是時貧甚猶竭力而致客客散子憐其勞以爲何必作此無益耶吾笑曰是不足言待我十年而富貴將惟子之所擇焉子亦笑曰君不聞吾阨運在癸若一木之浮於大澤乎待至四十之年吾墓樹積矣至於其時子與新夫人奠我一觴是亦不忘疇昔也嗚呼平生萬言無一旣獲獨子斯言而今也赫赫大信不存小諾奚益惟以得祭於新人之家猶爲稍賢於故里之宅去家三千餘里何由得致魂魄仗新婦之精誠冀幽遠之弗隔酒清肉香尙其來格

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

迭承狀甚慰承以暇日卽發兄所選姚選讀之尤所望也三年學政一瞬便過不足以把玩而錢財入弟之手又必不能歸來作富人惟於此事多盡一日心卽多置一分產耳積學多年不患無意輸轅萬里不患無題苟意有所動便放膽爲之爲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實說來不必矯揉造作以求波峭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又去矣二者本非吾弟所甚愛而但恐持之不堅持之旣堅而多讀多作必有氣機大順之時氣機順而變化興焉變化之妙則非愚兄之本領所能盡知試爲弟懸構數語則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

萬怪惶惑於其閒此皆可遇而不可求熟於古人之文境可以  
先機影射而四遠爲之羅亦不能知其必獲否也所尤難者在  
乎罵譏王侯將相而敬慎不渝與下輩麤解文字縱情牢騷者  
判若天壤文章雖極詼嘲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  
人之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則所謂胸襟不至豪傑不足談  
古文德器不類聖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吾弟高明之資去  
前兩病易而慎此爲尤難故首戒焉珍重不宣

與張幼樵論不應舉書

承以觀古書之法批評拙著時文慙惶不敢當爾時輒爲書謝  
不果以獻晝閒談此爲笑耳比承再使往還索所謂圈識塗乙  
之稿而當世卒忸怩不以將去其可笑之故諒蒙鑒原至疑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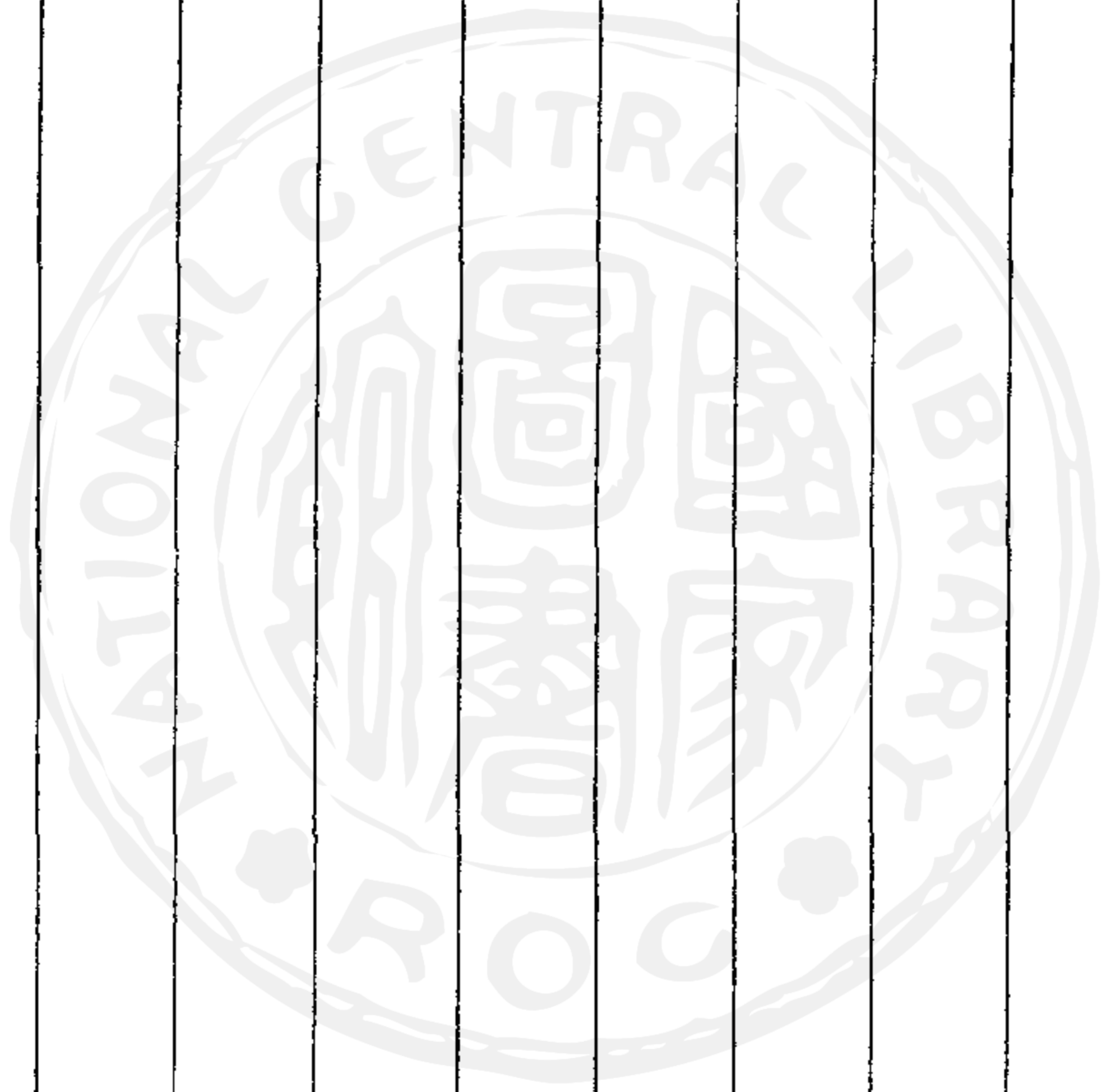
書必談經論學則鄙私愈益惶恐不得盡如雅懷而或遂援泛辭奉酬則亦自以爲可省也所以云云者乃緣旣談舉業又不入場一昔奉覽之家書或權辭而未盡懼相國不謗謬許其忠於所事而他人直謂其壹意以求官又頗知我者則不謂其高卽疑其憤都非鄙心耳當世自二十歲不與於學政之試則不復致力於時文遇有故而後作亦歷年而頗殊或頗以自驗其盈虛而并未嘗留心於得失遇試輒試更無牢騷或將引而下之乎則向來固不習於斯抑或推而上之使斷然自爲一家乎則曩者亦無是志也竊觀於今日之執蓋不特時文之末流處於當廢卽士大夫閒所傳之古學亦必且有中曠之一日而更待百年而後興此在深心遠測者類能言之苟有宏德君子究

心於前往而開化於來今乘吾之敝而斟酌其孰去孰留斬然定爲一代大經不令後世無識庸夫有所偏重此謂當時會而爲其難則不至於執極而翻蕩然失其所守甚盛之業非公等未足以云也至如當世等輩經經之才不能改趨於有用之途而仍退然自畫於無用之地此真所謂竄敗可笑之人也知不復有輕重於世而莫能隳其少小之業偷爲一身之娛及乎濡於此者既久而亦不免愛惜珍護之意膠葛於其胸便欲譔著文字留俟百年之爭以爲中國聖人之道等而下之至於吾儕之所爲乃亦有其不可廢者如此耳夫明知其當廢而亦且爭之以爲此乃凡民血氣之勇所當然又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強與於爭之數焉者以爲此亦凡爲秀才者所有事也一國有

一國之所私一家有一家之所私苟有所守出而爭之從古聖賢不以爲怪也當世自從讀書識時務不可奈何而謀所以但娛其身者若此故此外皆不復措意遊談十年而產不進不以爲貧九試不得一科不以爲賤惟獨病幾沒身不能不懼而因此廢試亦不以爲高且固不自今日始也其所以泰然陳於家君而家君亦每聽之者此亦前此所謂一家之所私不可同於衆人者爾人莫不重其先世貴者曰吾欲繼家聲崛起者曰吾欲表其先人之隱德寒家顯於郡國者四百餘年而載在志書者六世有文集不可謂崛起矣顧自先光祿卿一人之外前後十餘世世爲諸生無一人得與於科第之數者讀其文則尙不能及而至於得失之際必欲凌出其上焉有是理乎是以先

曾王父歲試一二次繳還衣巾先王父至五十之年亦不復應  
舉家君自甲子後卽不復提籃入場習而安之由來已久不似  
貴人子弟期於必得而單門窮子生死於其閒也乃者家君命  
携先集北來以暇審誦之姑爲簡鈔數十卷付刊子孫不當去  
取先人而浩無刊貲亦不得不出於此此事甚大故尤不得不  
自惜精力而不肯浪費時日耳相國未宜瀆藉足下一轉覽之  
何如當世頓首

范伯子文集卷第三終





范伯子文集卷第四

通州 范當世

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

當世比以病體稍差而來爲合肥相國教其子蓋不與吾師通問者既二年有餘相國聞其去江漢書院而還武昌又或傳其在襄陽八月弟鐘書來乃得所以居鹿門之狀且曰先生今年七十矣久不見兄文兄病已者則趣爲一文以爲壽其可乎同時朱曼君自旅順來書則言通政黃先生壽登六十子不可無言吾亦以鐘語告之而曼君曰相國七十在明年正月是亦必有吾子文者三者孰先作矣夫爲壽於知我愛我教誨我之人則常辭舉無所用而獨宜深道其所願樂者時乎其豫一眄以

爲驩吾觀功業福澤如相國乃猶不免顧恤莫齒私憂獨歎時  
時若爲當世通其所拂鬱卽又不能舉其辭然者然則窮老羈  
旅如吾師所爲其愈有何樂之足道而通政之在京邸也不得  
已而去其官或傳其典質爲食而歸無一椽之依此亦不爲可  
願且以當世之一身乃至不能稍自強力與諸生角藝求一第  
以爲榮而退又不能殫精竭思日月著述獨紛然騰駕其虛美  
之說一旦而求親媚者三人焉此何爲者哉天地之道老者退  
而壯者代吾年非不壯也吾所代者何與人各以所願爲者期  
我而不知我乃神銷氣餒至欲一世不關於人事而獨與所知  
己者長言以謂一關於人事則無日而不憂而人情一不相知  
則同官共學而邈不相收此亦天下之至慘也以余所識天下

之長者乃獨有相國通政及先生三人而相國與通政之爲人斯邈不相知矣往時通政建言乃拳拳焉惟相國之務去此豈能知相國者六七年以來朝廷所易置封疆大吏不爲不多求多一相國而不可得則吾不知其憂悲歎憤又當何如相國不以人論之爲嫌顧若通政之愚不可及則亦未必盡知之惟以今天下言路之塞惜此諸公而歎滔滔者之靡屑而已夫不可奈何而義不能去此其所處又難於通政由是言之去就之間哀樂之情以吾私獨校此三人者其爲先生不猶愈乎何者彼其所求者易給而其所爲乃天下之所賤簡獨可偷爲一身之娛而無所庸其得失者也當世之爲弟子百不逮其師獨於此乎斤斤斯亦可謂不肖要其言於今日之獻壽爲宜且以視曼

君與吾弟毋戚戚於先生之遭也

怡志堂文集叙代

朱孝廉師誠計偕入都而過見我出其世父伯韓前輩怡志堂詩文而請敘焉余發而盡讀之曰嗟乎余嘗發憤以謂中朝士大夫之所學不足禦外侮而強國舉天下之空文而盡可廢也追念我先師曾文正公儒言儒行身致太平而又惕然以不學爲恥吏事已未嘗不讀書所謂躬自笑之而躬自蹈之者耶庚申辛酉之際從公在軍中見公往往發古書與軍書雜治則頗附於諍弟子之義以儒緩爲非公聞未嘗不許而軍興以來名能古文而從治軍者李次青爲尤著其爲文或頗廢軍事雖公亦病之均之文也而次青乃不能善其事而吾師成大功豈其

別有操術之不同與抑就其所學而淺深離合之際卽爲善敗得失之所因者與吾不得而知也吾師則功成而弗有且戲爲銘墓之辭曰不信書而信運使其言然則是不必有公之所蘊而亦可成大名於時苟無其遭則雖復懷忠抱憤志崇道遠有終其身竟死而不遇如伯韓者是尤可悲也天下後世亦各就其所已然論之而已矣君子之道惟本之心得而著之文字者是亦不可誣以余觀伯韓之所詣固猶爲未逮文正公而其賢於次青也亦遠矣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方次青棄徽州不守別爲安越軍八千人以救浙阻於蘓游不得進而浙江省城陷伯韓無官守而殉焉余以丁未釋褐之年讀其先一年所爲正氣閣詩低徊於越之十三人者長言詠歎以爲異世同符而伯韓

終竟殉於越所謂不欺其言者乎若是乎有道君子之文固不可廢也追維舊曩遠者或四五十年近者亦三十年孑然後死之身與後生談多不曉吾意而求得曩人如伯韓者海內又無幾焉此不能不浩歎於茲文也光緒十八年二月

書日本高松保郎上使臣書後

自吾與泰西人士相接又時時觀覽其載籍因得備知其前古盛衰起滅宏綱鉅節蓋天剖地判名爭利搏萬方同欲殘忍殺伐之事不可勝原也且夫其閒豈無英人傑士純稟天地之義氣一無所爲輕身蹈死而不悔者哉百一而千十焉故可貴也吾嘗推論外國之風俗惟獨日本士大夫好古崇義自前世已然至其將軍肇通泰西也名尊攘而師者百道蠡起垂纓被褐

之徒莫不挺而爲俠或乃刳腸斷頸樂死如飴而水戶忠烈君嘗所育養厮徒僕夫皆揮戈成名駢死立節豈非漸於孔孟之說而欣慕之不紛於利祿而然者與其實六經語孟之書并無所謂義俠之事也孔子之所重者仁孟氏本仁而直之以義孔孟氏之爲教莫大乎以仁育天下而莫切於仁其身充其爲仁之說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有之云者窮其事會之所到設爲身在而仁絕斷斷不可以兩存者也非是則身綦重焉讀吾書者不可一概論也環瀛海而建國不相謀而並有所謂教皆聖人也而立本殊焉西方教徒惟教之是爭動亦至於戕殺百萬窮兵數十年不休此其所由來者酷矣吾教雖有異同不至於是也有天下者用吾教則勿論其爲孔墨黃老皆足

以善國而興邦久而道歸於一國之善敗益惟是之從方其盛也一君數臣仁憫憂惻於堂序之上而人人自得於天下矣及乎世衰亂成神德盛化之機退絨而不用惟獨一二豈弟君子出身以殉世主之難發於不忍而成於至是用使介冑興王流連歎惜追原禍敗之所由作而益知吾道之不可以廢以是循環而不休此乃所謂殺身成仁仁之至也非所以殉名而興利也非其術之果於殺也仁育天下此之謂也嗚呼機器興而耶穌之道左吾道亦將微矣人巧物幻之來異時必有一決不幸至於天動地岌則其終能出而已亂者果誰氏之教耶此獨可與日本士大夫之素嘗學問者太息而深道也某某出使日本有高松保郎上書於使館自言其少時任俠自許嘗斷一臂以



雪其所親之冤已而自歎其猶小益求爲大俠期許朝廷竟不得志乃破產廣求方術立愛生館不惜以萬金良藥嘉惠疾病疲癯之人以謂試其蘊蓄也云爾吾觀其書多稱述古誼亦似大悔其斷殘肢體而推廣以及人者其事雖小然固已知舍其所謂義而求吾之所謂仁足以發明吾說其文辭亦不謬於古吾又以歎西學之興而吾教之尙存於東也遂書是以予之

初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子之去家三千里而死於此豈吾與子昔者所及知也耶子無父母妻子兄弟之樂而門弟子亦不賢於我是則子之去家三千里而死於我手爲正得其所也子又奚悲

再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生死之故子所了也幽冥之事吾所不信也七日來復子豈真有魂魄來耶吾距子喪八九里而遙則不能以朝夕奠喪一日而不歸姑七日而一薦

### 三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吾既爲子具以殯而今也乃送子歸矣具以殯者非我之力也周裴二公實分任之而張戟門觀察又子之所不識也護以歸者非我也從公車而反者皆故人託以子則無不可也我獨深惟子握手之言不願子慙故人於地下方謀子之少妾與嗣孤又汲汲於石生之孤寡顧其所以兩皆暫安者亦不盡出於我之脩脯爲可忤耳子之願則奢而行或乖我乃不敢於子乎輕諾姑醞觴以永辭道旬月之大畧

祭蕭太恭人文

光緒十八年二月孫壻范當世謹以白金十兩郵致二姑俾潔  
治酒脯奠於太丈母蕭太恭人之靈曰嗚呼天道莫大乎有德  
純乎德者昌矣人道莫大乎有禮宅乎禮者光矣惟我外舅之  
先出自薑塢薑塢之學傳之惜抱而歸於石甫其在當時皆爲  
實大於厥聲才豐於所遇彼其所爲抑遏揜蔽愀然不欲盡取  
者蓋有所謂德以爲之聚而宜爲天道之所必昌惟太恭人之  
屈節於姚嚴事方淑人十年之久而後乃事我石甫先生篤生  
我外舅方淑人不以愛故驕之太恭人亦終身乾乾不敢自有  
以我所聞諸婦者蓋方淑人之嚴正與太恭人之所順受皆礪  
乎能以禮自守而允足爲人道之光德禮之衰久矣吾觀於姚

氏而卹卹乎若不可背恐恐然如弗克臧也君子不得殄其世而婦德與之爲興亡吾以石甫先生爲式而吾婦秉太恭人之則往而造我室則吾先人累世之潛德亦或不自我而戕乎太恭人之煦我至矣今聞喪而不赴又奚語乎悲傷獨以夫婦相詔勉之意誓於太恭人永遷之柩而敬醊一觴嗚呼哀哉尙饗

書詒煒集後

往余悼其先室吳孺人至不可奈何而圖其所生長之區曰大橋遣照爲之詩若序徵題於人人無應者徒以大義相繩謂不可不更娶而吾師張濂亭先生入吾說獨謂宜聽所守欣然爲之題其耑吾持以傲夫言當娶者而吾摯父乃悍然必欲爲之媒且深譏濂亭一旦爲書劫吾父而吾遂不得已變其六年所

守再娶於姚吾見是圖慙甚而吾父乃能悲吾之所悲篤於吳之親戚以謂子其子則不得不父其父兄其兄發大橋圖爲詩以見志吾又以是夸於人人題者乃頗衆摯父亦爲文誚吾吾顧日夕展是圖而悲樂之吾婦以爲孩孺之所爲且謬謂婦人何足爲輕重而君直如是其不丈夫也吾又諍之一昔乃互爲文語相嘲寫於圖上而吾友劉葆真自都門來贈之詒煒集且爲許仙屏先生徵文及余余旣反復譯誦則持以示吾婦曰子尙能笑余哉夫許先生乃天下鉅公名人而吾昔者語子以曾文正之徒僅有一二存者也彼觀於古人者必多而爲國家宣力四方亦旣老猶不忍於一婦人而繁複若此子尙能笑余哉今之達官貴人無慮其不昵近婦人也時其色之盛衰而隆替

已耳當權而逝而暫哀而已耳若許公所誦吾未之或聞彼不  
愛於其父母兄弟何故妾之足云而迫近於其身者尙可負之  
復何論於君國吾見世變之未有涯也昔者孟子推大人之事  
出於天民之上廣其所爲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  
終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苟循乎赤子之心而可以  
爲義吾未見許公非孩孺人也吾窮於世而所爲若此誠不復  
敢自比於人而一旦得許公所爲下同於我又其人則吾師之  
流而吾昔者私心所宗也此宜不復論貴賤云何而聊且竊之  
以自壯矣於是吾婦亦讀公所爲梁淑人事畧以爲類於其祖  
母蕭太恭人遂感而爲五言詩一篇又兼懷大橋綴以絕句雖  
並以正許先生無不可者遂錄以歸葆真云所謂蕭太恭人者

石甫先生之妾也

萬星濤之母壽序

吾友漢陽萬星濤以其母田太夫人壽登七十諏以四月吉日稱觴於其家而徵文於嘗所來往四方旅人北盡幽燕西極關隴之外敦率助敬誼隆辭高惟當世亦嚴重其事先兩月答書承之蓋昔曾文正之爲人作壽序也或設爲贈言或命爲詩序強爲求其說之合於古而大率皆有鄙夷其文之心余以爲不可夫進言於人之父母而先論其義之不古斯不如無進矣聞以是語吳冀州冀州曰然古有而今無之者冠禮是也古無而今有之者壽禮是也壽不賢於冠乎退而思其言則夫爲人父者及子之年戒日醴賓而致祝辭於其子與夫爲人子者及父

母之年戒日醴賓而致祝辭於其父母其事正同而父爲斯以  
寵其子孰賢於子爲斯以寵其父母此冀州所以爲通論也我  
則以謂人之爲善雖皆非一日之事而常賴有風俗禮教之一  
端重且大者普視衆聽行乎一日之閒足以開廣其人之精神  
而變易其回邪之志是故冠禮行則嚴父慈母皆將於子乎責  
成人之道忽若改其故而新是圖禽犢之愛捐而禮義由是起  
焉爲壽之禮行大夫君子於是乎不敢忘親務舉親之所以訓  
育其身者表章之惟恐不盡肫然悱然莫不願以順德終其身  
者焉是故冠者爲人子之始而相率而爲壽者爲人父母之終  
循斯二者宜相爲終始而未易以古今歧視也吾因而歎夫冠  
禮之廢單寒之族迫而教其子猶能小成八九大成二三獨至



高明鼎盛之家專務以財力縱暴其子邈不與賢士大夫相接對若古之所謂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而求訓誡者概乎未之有聞及其子之壯而身之老也則達人長者已無復有過其門者矣富且貴焉特頑福耳尙何赫然稱壽之有哉嗟乎此吾於星濤徵文所以嚴重其事而莫敢忽焉者乃深悉星濤之父母爲能於世衰禮廢之日獨兢兢乎以古先遺謀督教其子而使之學成名立以有今日也始吾與柯遜菴周伯敬蔡燕生十數公者共修湖北通志其時距今十餘年星濤甫冠無幾耳贈公猶在卽令之來遊局中當世不足道彼十數公皆高材碩學意氣宏雅而星濤壹與之深交比三年竣事吾乃不復與星濤相聞獨聞燕生之發名成業皆賴星濤稟其太夫人之命資給困乏

或千金不吝至再至三無幾微嘆於心者及去年而星濤聞吾之蹤跡以書來通則知其所學已能與彼十數公者相頡頏而其小弱弟海豐令琨服官數年並有嘉績星濤則壹不以自喜曰凡吾兄弟所以幸無忝於先人而見納於諸君者繄太夫人之教因述太夫人平生所歷艱難百端與所以溫恭輯和弼成贈公之孝友而輕財好施無善不舉者數十百言是皆固然無疑吾獨有感於古今禮之殊而深服太夫人義方之訓爲能不謬於古禮而尤足爲今禮重也遂書以侑觴且爲星濤兄弟永永勗焉

范伯子文集卷第四終

范伯子文集卷弟五

通州 范當世

顧師母王太恭人八十壽序

昔者吾友顧裘英貢自禮部而吾師脩定先生考終於家吾爲先生作誌則深喟於此以爲裘英之所得失則不可以大小論者也後年餘吾歸自楚而見裘英居悵悵如昔殆不復有意於進取者則吾又不謂然曰昔之事非人所及知子不求所以重進士者則果無以對先子而抱終身之恨無窮矣又年餘吾將北遊冀州而裘英亦不日赴廷對則吾又曰鄉閭俗敝矣子必無還而依於其官謀所以自立者其後乃聞裘英觀政刑部六部進士觀政者雖若冗不可汰有終身不至者矣有歲一至以

爲戲者矣必賴此以爲生者乃月數至焉假使日日而至窮年而不休則尙書侍郎亦終能別異之而當其始也顧莫不非笑之吾聞裘英之在刑部無三日不履其司者則心知其能用吾言也吾閒歲一歸則兼省其母見其諸兄之怡怡色養而心慰焉其兄曰吾母亦不願吾弟歸也而遣其妻子往矣十四年冬吾還家而裘英亦以母病假歸往省之則病已瘳惟行動須人與昔者異矣吾思之逾時謂裘英曰今若此則子不歸養於心不安裘英喜曰善乎子之言吾往挈妻子還耳吾從容當可得提牢還必有阻我者吾惟子從耳及吾往江西泊舟滕王閣下而深思裘英之語恐其萬一爲他人所撓而吾之去彼也日益遠愈無以諍之旣寐而起夜大雪然火解凍爲書數千言往復

於事之所必至益憤其辭曰京師士大夫則豈復知有天性者哉不幸而再吾與子絕矣明日而書發吾又悔之知裘英之必不惑而吾之寧過者瀆也十五年夏吾大病而歸喑不能言手不能作一字不見裘英之來問吾病則嘗獨憂之及秋而至則吾之所患苦若失焉其後乃聞所以遲遲者需覃恩而請封且曰吾大兄早慧不幸嬰疾以卒以布衣終身吾嫂氏良苦而姪又少藉貲封慰之耳吾聞而歎曰善乎子所爲士大夫之興其家也推其所由來未有不自篤厚於兄弟始者父子之閒不待言也及其貴盛之後於世之所謂利害得失者日益親則貧賤之時父子兄弟困苦艱難通力合作之故日益澹而忘之矣觀於盛衰之閒人事之自然則豈非天道也哉今吾子之歸也所

以愜心者既有此具益以暇督課諸姪使莫不成材以大慰諸兄之所望則尤爲善事母之一端乎蓋自吾之爲脩定弟子二十有五年視裘英之諸兄如兄而視其諸子猶子也今吾復北遊而裘英抵書天津曰自子之去吾母精神日益強又得孫曾各一人以爲喜樂冬十一月十二日壽登八十則子姪男女羅拜者八十人矣得子言以侑觴則吾母尤驩夫吾非昔者之言而又何言乎天下之能用吾言未有過於裘英者自古能言者不足貴惟賢者資之以爲行則盛德大業成焉吾無所用於世矣惟斟酌雅言以贊成吾友之德則力所能到而義無可辭裘英用吾言而不衰吾見顧氏之興未艾也謹再拜稽首敘其向所嘗言者以獻於太恭人以爲篤祜無疆之券光緒十七年九

月

題職貢圖贈李伯行

職貢圖余得之外舅姚慕庭先生傳爲其尊人石甫先生之所  
有不知當時何以未有題識真贋不可知要之非百年閒物也  
伯行公子當南歸余無以將其戀戀之意乃援斯圖爲贈而題  
其後曰吾曹書生一無所論於世幸得以太平餘日優游橐筆  
餬口四方無兵革烽火之警爲老親憂者此亦尊相國之力也  
業此者有年則亦卹然私憂其難繼雖相國亦自以身且篤老  
每嘗太息而詔當世以嗣我者無人今吾見伯行觀其行事察  
其所守則此憂若或可釋又私冀相國康強壽考俾君得以回  
翔中外累積勳德而嬪其老焉嗟夫語乎此則豈但吾一人一

家之私計爲區區萬不足道且亦豈與於君家之盛衰也哉而又何所用其諛哉伯行崇吾意者存吾所以贈斯圖之言而須其後矣

題西法照相贈李新吾

新吾從都門來得余與令弟經邁合照相喜爲之題識謂當携至化石橋厲廬朝夕對焉余笑曰君好此耶尙有四人合者則吾弟秋門及邁弟經進咸在當題以贈子行明日而經進死余旣痛惜之新吾亦悲不可勝又三日當行仍題以贈而視五日  
前驩情殊矣人事之不可度如此哉嗟乎士大夫遊宦不歸則親兄弟或至不相識而道義之不講則師生或至如路人吾與新吾之拳拳於茲物其俱免矣夫



爲盛氏子題畫

山右饑津海關道盛杏孫旣不惜巨萬救之其賓客言君謔博亦招合徒友炫鬻文字一歸於振而其弟盛薇孫并爲人篆刻竹石勤勤懇懇惟以活人猶以爲不足益出其名書善畫徵題於人而出貲以會於謔博吾聞杏孫雖好義而戒約其弟無私錢茲其所省皆硯墨之餘故尤可貴也吾嘗一見薇孫蓋昌黎所謂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者不謂其仁而多材若此畫吾所不知而枯樹老人類非少年所能愛而薇孫故寶愛之此其所以能重茵列鼎而不忘山澤之有殫也夫

祭王太恭人文

月日范當世謹拜書郵辭命兒子罕以到日設奠致祭於顧師

母王太恭人之靈曰今世士大夫之喪禮七七而小終我聞太恭人之訃則既四十有二日其能無所隱恨於中獨可援以自解者昔歲太恭人八十稱慶猶及顧吾文而笑則今此之能及事與否固無與於太恭人之喜樂而姑爲是禮俗之從同嗚呼慟哉尙饗

脩定先生墓志銘

脩定先生者諱金標字京詹又字韻芳南通州顧氏孝長先生諱鴻之子敏愨先生諱金楠之弟貞懿先生諱曾煥之季父也光緒九年四月五日年七十二卒卒之十餘日通州人士以爲顧氏之以儒澤我父兄子弟三世矣其亡者三人皆易名今宜如故事於是諸公長老與其私屬弟子二百人詢於當世以先

生之易名宜何從而當世乃敬謚先生爲脩定當此之時先生  
弟五子曾燦與敏懋一子一孫中式禮部告第當世故先生親  
愛弟子而平生以曾燦爲弟因獨感慨悲涕慟乎曾燦獲一進  
士而無父而初無豪髮欣動之意悼乎先生之不得見也豈吾  
力能薄進士乎吾之先生其更代於有司之得失也久而吾未  
見其悲喜役役之態則無以觸成吾斯日之慟而曾燦者吾知  
其無尙於父也人固不可量有名盛位極而其實則微有施之  
微而蓄者富非知德者難言非確有是名亦不可號於衆先生  
所得止於歲貢生所嘗欲設施而無從者再權海州高郵州學  
正而已以其教授之成學者衆而子姪數十人殊奇瑰瑋甚盛  
益興故亦莫得謂先生淺耳要以當世之所見言之則遂謂先

生言論器識今宰相封疆吏所不及也則妄人也已不特此也  
先生號爲不與不取仍世課徒之貲食百口而猶贍浮薄失業  
者或相譏訕以先生爲富人我聞諸曾燦則先生之貸此訕者  
已極多而平生惠卹親舊皆潛爲之不願白於人人亦莫之信  
也嗟夫名之爆與不爆又幾何而中無所守則窮力爭焉以我  
昔日悲懷之心僅乃與曾燦共喻而不可同於人人者臨之以  
不欺而謚美先生以脩定亦豈有誣也哉先生之配曰王恭人  
生五子曾熙國學生曾焯廩貢生曾焯曾煜附生曾燦刑部主  
事恭人系出名家內德純備其嘉言足錄者則每嘗危語曾燦  
以汝父幸不達而教汝以成立汝其殆哉後先生九年以光緒  
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年八十一卒曾燦厲書天津曰將以某月

某日奉先母與府君合葬惟先府君名不爆於世懼千歲之後陵谷易位而莫有知者子宜銘銘曰

先生有言通州之域江海爲谿白狼閒之淮水爲池山以伊鬱必生神奇將毋在汝而燦也庶幾當世有言通州之壤閉戶自滋不涉世故千春於茲如何今日瀕於九夷將毋變亂而吾邦其衰嗚呼令我師弟之言皆驗乎則後之有斯土者當永永式於先生之墓

汪貞女傳

汪貞女者安徽桐城人聘爲同縣姚本誠妻父故廣西融縣思管巡檢汪純早卒母丁亦繼逝依於舅父丁循齋循齋爲江寧府照磨而本誠之父姚俞權知江寧縣聞丁氏有孤甥賢爲子

聘之俞妻有廢疾而汪無所賴故迎歸而童養之實令攝姑政焉時貞女年十五道光三十年也明年本誠瘵死貞女誓心爲姚氏守矣咸豐三年金陵陷轉徙淮安同治元年俞奉檄權知六合縣以賊衆獨身之官竟歿於官所是時俞已有兩妾一生子一生女皆數歲家貧甚計無以爲活生女者挾其女以遁貞女奪之舟次而還生子者不樂還桐城貞女復奪其子而奉姑載柩以行桐城旣無田房室廬仍棲止於丁氏之屋所以活其姑及訓育此兩幼子女者壹出於畫貞女故善畫人高其節行請爲畫益厚償之不足濟之以繡久之循齋復爲杭州府知事貞女往從售藝而姑歿於家桐俗他人室廬不與人停喪乃移其姑柩曠野閒而貞女奔還哭之野晝夜不絕聲人聞而聚觀

者益多勸之連三日不去丁氏之人及觀者憐焉廬而守之數月竟以俞夫妻合葬於連城山麓妾留淮安者死貞女爲其有子也亦求其喪而葬之必得士族相當者爲此兩子女婚嫁姑嘗爲人所罔弗聽也姑歿之後此兩人之事嫂皆若母子然此子旣質魯不能讀書則令之學術以遊貞女雖貧甚亦旣爲其夫弟娶婦生四子有田十數晦建屋一區蒔花種果歲亦得錢十數千夫弟得穀以養貞女視前稍安矣光緒十六年冬而其夫弟病死於南康貞女復以其柩歸葬而再撫其孤

范當世曰古之達人君子生是才而適於會蹈百死成業性命以之天下歸其仁及乎再有艱鉅舉而屬之斯人莫不躡焉者其精銷也沉弱女子乎汪貞女之事豈不賴仁賢長者及今贊

成之哉有題其畫曰姚蓺漱芳者貞女字也

題賀松坡文稿

吾與松坡散而復聚於此蓋三年又三月矣是編皆其別後所爲吾則自離冀州半年而卽病病甚乃自江西還里臥里中蕭寺至己丑冬盡乃能稍稍言動又九月而後能扶攜出門復至江西才能握管而強爲者近體耳則遂爲一詩望松坡曰吾家去子三千里吾去家山一萬重蹤蹟益疏音問斷性情雖好夢魂慵年來不幸常空甌病後無言似啞鐘悵望師門渺愁絕故人安得獨從容吾固知其旁作不休而今讀其文果一進若此則吾之怨妒豈虛也哉然松坡亦以是而遂傷其目其他病狀亦往往與我相似而來問醫於我我又悲憐之昔者我之道其



詩也曰蛇成足又奇持此將安往蓋猶有矜持愛護之見存者也由今思之身命可惜而每作此無益之事果何爲也哉君屬我加丹我觀摯父先生之所爲無可異者乃不得已強爲識別一二處而離合之際感愴實多方當再別之時而道其所以悲懷者若此亦願松坡之善自愛焉

### 董父字說

言君審博雜治漢宋學以勤謹自勗而取其切音曰渠巾居隱云者乞吾婦爲之書而要吾爲之題吾婦笑曰勤謹二文皆從董言生曷不字曰董也余曰然不特此也董正有巨巾居隱二切故力董聲則巨巾言董聲則居隱耳董黏土也土性黏則難治故董良曰艱而籀文艱不從董而從喜若曰喜而不畏其董

則亦無艱之不治然則勤謹二文又不獨董聲而已力董爲勤  
有喜而治之之意焉言董爲謹有畏而限之之意焉匪言之難  
力行之爲難審博其可謂知道者乎古人朋友相崇則亦可以  
字吾遽欲崇字君爲董父屬吾婦書之而引申其義於審博何  
如哉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言

世之敝也朝士大夫相率不能以有所爲則若舉國空無人焉  
者其實以文論以行考不得謂其閒絕無人而吾徒二三人者  
不得遂賢於天下也夫士之超出一世而莫可逮焉者蓋如此  
其不易也然則尙何由而進乎古耶是又不然古猶夫今耳今  
人不能自比於古人不敢以今人之所爲上與古人衡議得失

此其闇無識與夫專己而自聖者同苟爲不欲專己自聖而自覺其無以甚異於今人又頗時時折衷於古人而求其是而量其身之可以安如之何而可也曰德者恆其德業者恆其業不苟於榮利不驚於聲華如是而已矣吾少讀論語卽嘗論孔子之時其不得又見所謂聖人焉固也何以并善人而無之蓋風俗之衰由來非一世也又怪善人之道疑不逮君子之所爲何以孔子推而上之至與聖人同爲絕迹且等類而同降則亦若似乎君子易得而有恆難求此不可解也由今思之所謂君子者純乎人也可以學而能也所謂善人者純乎天也不可以學而致也夫子能使及吾門者爲君子而不能使天下爲善人善人之道衰則詩書六藝之功固有所不及而天下之放失不可

治者日益多此其所以重有嘅焉非徒曰愛之而已也吾得所以處吾友賀松坡父子者矣松坡則可謂君子者也而其父蘇生先生則可謂善人者也善人之道奈何不苟於榮利不鶩於聲華德者恆其德業者恆其業終其身渾然泊然不知世所營營者謂何則亦不論其生於何世而莫能定以爲衰世之人者也令今之君子而皆有善人之風則何至率於不可爲之世苟然於其名位祿秩輟業以從之貶德以趨之不隆不污坐令國事與本身之圖冥然同歸於盡乎材而不達者少仕而能退者稀豈但國無人亦恐野無士耳嗟夫此吾之所以欲退松坡而尊其父者乃欲其廓然於今此所業未爲世之所絕稀而進用其父之道以終其身則其去古人也不遠也當世往與松坡並

爲吳冀州教其州人因事過拜其母夫人命之坐而松坡立於旁則指謂當世曰是兒非得名師益友之約束亦終不底於成因論爲學之甘苦數十百言退而請其年於松坡則知爲繼母尤以爲難比吾再婚於姚常述以告吾妻欲以爲式而每欲書其語以壽松坡之親及今年夏而蘇生先生用校官考滿往返過天津侍之兩旬盡得其道則向所欲書之語又不足深爲長者陳乃推論季世人才之所以不昌與夫善人君子之升降以爲松坡勗而卽以樂其兩親之心亦以明吾之區區願學而莫能保其終者則以事事不及吾大人之恆爲可愧赧也

前山西大同鎮總兵黃君墓碑

光緒二十年五月某日前山西大同鎮總兵黃君卒於天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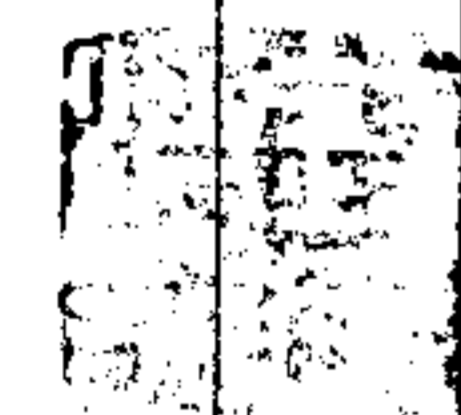
舊部副將魏嘉祺以其孤本慶所述績狀請爲其墓道之碑當世竊觀淮軍之興惟相國李公柄國之重至於今未衰其他更迭相代如閱人於傳舍莫知其幾何人也同時並起諸公至於名盛位極或徂謝於當時或偃蹇於後日其賢者或頗自標異不相師用而其甚者至患難相呼不相援應大率歸於無所爲而已其在當時論功稍次名不盛位不極困於天下無事不復能自見獨以其忠誠篤懇牢自結於相國以求通於上其間大率多緩亟可重之才是以光緒十二年醇賢親王閱兵天津旣盡識其材勇以去相國復列而薦之上各與提督總兵實缺而君於時最越次得授蓋將有以用之惜乎不究其年無幾而病且死也君未之任留統天津練軍最勞於治河無役不從廉明

剛果老於幕府者能言之竟以金鐘河之役勞悴致疾感發舊時戰創病五年而卒卒後人論之者皆謂其治軍嚴怒則偏裨長跪戰栗後人無此風也夫惟無私乃可以直人君於是乎尤可貴也已君諱金志字麗以合肥人頗嘗讀書知孝友遭亂以母命從軍同治元年李公識拔於上海俾領一隊年餘積功至遊擊克無錫金匱先登擢副將從平東西捻以總兵記名凱旋省母而還天津閱二十年至光緒十四年乃補大同鎮總兵十六年謝病至是卒年六十云有子三人本慶直隸候補知府本惠本潤爲舉業銘曰

國之內蘊化爲戈爭人之內實化爲功名名滿志遂喪亡其精填塞有位變用環生黃君之出毅皇四征氣不盡用世已底平

若弓弗弛益正以檠歷載二十遂宏厥聲天子有命授以旄旌  
王曰上佞相曰錚錚君曰未也盍須其成成之與否視乎後程  
如何不弔方駕而傾君死逾月寇張東瀛羣脮弗任一老孤撐  
是用作弔哀逾恆情刻辭於石永悼豪英

范伯子文集卷第五終





范伯子文集卷弟六

通州 范當世

通州范氏詩鈔序

光緒二十年四月既望范當世乃得讀其家累世所爲詩約之爲通州范氏詩畧以復命於其父而需其弟鎧自隴歸書以刻之蓋自我之有家於通州於今五百年一顯於明季入國朝遂無復有位於朝列者仍世貧賤以著書自娛歷年既多雖無喪亂寇燹之災散失亦畧盡其僅存者猶百數十卷力不能盡付刻鈔存其畧亦不得已也自當世甫冠大人則以此事相督勉往往讀不終卷輒瞢然莫辨其微遠所在孰爲高下以此發憤遊學初聞藝概於興化劉融齋先生既受詩古文法於武昌張

廉卿先生而北遊冀州則桐城吳摯父先生實爲之主從討論  
既久頗因窺見李杜韓蘇黃之所以爲詩非夫世之所能盡爲  
也而於李詩獨嘗三復顧以校諸生藪連日夜不息從此發病  
或至於廢學在苒七八年遂至於今而張先生則已卒吳先生  
且屬爲論定李詩以貽其子吾婦乃言曰子不嘗欲論次家集  
以問張吳乎張則遠且沒矣吳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  
可知與論古人何如論家集乎當世聞乃大悚懼盡發所攜以  
北來之稿連六旬日廢百事爲之既以麤具以問吳先生吳先  
生亦既謂然乃叙其家世曰我之先蓋出於文正忠宣而世次  
不相續其始有家於通州者曰盛甫公盛甫生均用均用生廷  
鎮廷鎮生秉深秉深生禹蹟禹蹟公諱九州始以名德重於鄉

里禹蹟公之子曰介石公諱希顏始爲名諸生介石公之子諱  
應龍字雲從以明經高第拜慶雲令一歲而慶雲大治忽不樂  
解組歸築尊腰館嘯詠其中慶雲公之子諱鳳翼字異羽子孫  
稱之爲助卿公助卿公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觀政已除灤州知  
州聞都下有銀灤州之目恥之疏改順天儒學教授頗昌言時  
事爲執政所忌十年不遷三十六年轉戶部主事管京倉驟有  
奇績三十八年調吏部文選司主事首推顧憲成高攀龍遷稽  
勛司員外郎先後在吏部不及一年而構者衆遂請告以歸自  
是至於弘光元年五起京卿皆不就坐東林黨爲民追奪誥命  
然公故懷道幽默不爲朋黨小人無以罪之罪之以據清卿之  
席引高不出而已崇禎三年海上亂民焚掠州里公乃挺身上

疏討賊而溫體仁欲因此殺之坐以激變賴都御史廷爭乃免  
十六年傷國事日非謂士大夫此時不宜復計家有無盡鬻其  
產七千五百金輸之官國變時年七十三矣逃禪八年乃卒天  
下稱爲真隱先生而史公可法慕其爲人嘗爲之著范公論助  
卿公之子諱國祿字汝受所居曰十山樓子孫稱之爲十山公  
十山公生於天啓四年崇禎末爲諸生入國朝不應舉長老言  
十山公嘗修州志構奇禍破家逃亡於外顧不知其禍所因今  
讀其詩則自國變三十餘年不履金陵有渡江及丙辰元日諸  
作而送陳其年入都應召則曰生平不識京華路此其能自全  
也信矣酬蕉園主人則曰望門投止何如儉又曰悔爲著書時  
一吐蓋助卿公與十山公皆不汲汲於當時之名故其得禍亦

不烈而亦未能竟免於禍也十山公之子諱遇字濂夫以諸生爲桃源縣丞棄而歸桃源之人爲詩送之者至數百首桃源公之子諱夢熊字君宰諸生君宰公之子諱兆虞字韶亭諸生是爲當世之高祖光緒通州志列之文苑傳而不詳其所著配會孺人有清德嘗缺衣食拒其女弟所遺雨雪夜饑發琴爲會祖鼓之以釋其意而當世嘗詠以告弟鐘者也會祖諱崇簡字完初自號曰懶牛爲諸生未久棄其衣巾嘗曰吾平生他無所動心獨聞印渚大魁不免耳印渚者胡尙書長齡與吾家比隣幼與會祖同學長而同藝能及其貴也又以所撫妻姪字吾祖卽吾祖母金孺人也尙書無子撫金孺人以爲子然聞會祖之與爲婚手提布裙挈茶果往聘戒無以資送也會祖晚年貧不可

以言獨恃吾祖教授爲生吾祖每夕歸必得曾祖驢而後止一  
夕久之若不驢問家人曰豈有事耶曰無之獨丁氏送蟹辭耳  
曰故嗜此者奚不言遂馳出門脫中衣質錢冥走數市竟得大  
螯以歸熟而徐進之曾祖愕曰丁氏物耶曰非也固將烹矣乃  
喜而歌詩以盡興當世蓋十一歲時立於祖父之側父剛退祖  
父謂曰頃汝父之欲吾笑也與吾同矣因追道此曾祖蓋年八  
十四而卒祖父亦既衰矣祖父諱持信字靜齋諸生年七十三  
而卒曾祖不令爲詩或潛爲之不以示人獨咸豐年閒寇警城  
垂破期與吾父死之口占二絕當世猶能誦焉以附於曾祖詩  
後他或雜在叢稿中不能辨也維慶雲公及我高祖大氏皆有  
詩皆在叢稿不能一一具詳矣其猶有專集者曰勛卿詩集曰

十山樓稿曰陶園存今詩選曰嬾牛詩鈔勛卿詩文雜著殆百卷嘗刻行於時咸豐中江蘇學政李聯琇尙爲州人言有其書而今進士沙元炳猶見書賈持售家所存者獨詩集二十一卷耳其詩閩人曹學佺編諸歷代詩選者七十有一皆頗精審故畧增損之而得勛卿古近體詩百二十有三十山樓詩文雜著且逾百卷其康熙甲寅通州志爲後人竄亂家有贗稿文集亦不能具獨手鈔分體詩三十二卷存焉咸豐中王先生藻刻州人詩十山樓獨多顧其詩編年不知所據爲何本去取亦不能精今仍以分體稿約之而得十山樓古近體詩二百七十有二一陶園存今詩選者桃源公所著也公蓋已自一削再削而僅有詩百四十篇并文選猶在今又約之而得一陶園古近體詩

二十有九嬾牛詩鈔吾祖吾父皆嘗手錄之王先生嘗受其教  
獨親也故刻之者十八今從約之而又別增焉得嬾牛古近體  
詩五十有九叢稿有類於慶雲公所爲者有若一陶園刪餘者  
亦有上世羣從爲之而失其傳靡可考者今不以分屬而仍擇  
焉得古近體詩三十有一合爲通州范氏詩鈔五百一十有四  
篇嗟乎以吾先人詩之至精者與夫當時之盛名者校或且過  
之而名顧不顯謂其爲之不以自喜不得也或有所畏避而不  
居冀以保身全節是有之矣而其實亦不盡然也善乎十山公  
之詩曰傲睨長安聲價易少年無賴碎胡琴名者蓋衆人之爲  
之驚衆人而取之志士有所不屑矣然則需之後世耶後世之  
名若將可憑顧常論定於一二人之手而衆隨以服則亦有不



遇者身之往矣名亦焉用學者歸於有以怡其心而又能保有  
不盡以貽其子孫爲人子孫轉相貽以不沒其祖人事莫大於  
此則吾斯集之撰也豈但以授吾徒友明吾先人有是學而已  
亦俾范氏之子孫簡而易誦知昔人之藝如此其精而名聲利  
祿之際乃有如彼其澹然者也不怨不懼前修之從則吾范氏  
之澤未艾乎是吾父之志已謹序

### 織月賦

互長天之秋日兮向珠櫳而上斜有朦朧之素影兮方的的於  
檐牙試褰帷而諦審兮正夜光之萌芽忽吾來此累載兮傍一  
几而無他東月吾不得視兮況西明之些些羌萬年之恒曜兮  
動一日之驚訝屋四周若方井兮山棱棱而徧遮吾不知斜日

之所在兮但見斯月之含虛警闕慘慘而堪嗟彼微微之一爪  
兮豈青天之可爬復娟娟之媚態兮向何人而脩嫜此獨生而  
旁死兮僅脫吻於癡蟆想盤中之桂兔兮固冥漠而紛拏何羿  
妻之靈藥兮感長年之睡邪昔吾有疇人之大鑑兮登高臺而  
眺遐見昏明之晝處兮列萬山之槎枒過炎炎之世界兮焉渾  
渾而無涯當上弦猶若此兮故方生而又差天蕭寥而過雁兮  
樹慘澹以歸鴉聽轅門之鼓角兮雜數聲之悲笳光冉冉而同  
盡兮宵然鐙以自華豈不照吾宵寐兮悼太陽之無家忽乎吾  
將徂此長夜兮淚橫出而滂沱

顧醴泉先生壽序

今年春顧啓我孝廉及其弟聘耆舍人未航孝廉並自京師抵

書天津將以六月七日爲其父醴泉先生及其母孫宜人舉六十壽觴乞言於城南諸公而屬當世爲之啓於時當世方撰次家集未遑報也四月啓我復親來趣之且曰非子言無徵當世則敬諾已乃聞先生不忍於其兄子之戚諭令諸子毋舉觴而當世亦因罷不爲啓然先生之生也實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此爲孫宜人耳於時先生持其兄子服則已及期而當世亦且南歸啓我必更觴我於其家縱不爲乞言於四方之人獨可無一言以告我邦人子弟乎乃言曰先生吾通州人也通州自前世無著名於史冊者及至本朝詩流壇坫之盛與漢學家門戶之廣代興迭起於江淮之閒而通州亦無一人焉與之上下馳逐然以余觀先人之所爲其在勝國之際與康雍閒者皆嘗有

意乎千世之文不屑屑於當時之毀譽而世亦莫有能稱之者也因是亦不敢薄待吾鄉耆舊長者頗欲歸而求其遺書而其大畧則嘗聞之先生光緒通州志通州志無所仍於古而自爲雄恢之言於方志中蓋一二數也先生之學出自尊父敏愨先生與其兄貞懿先生至先生而卒成之方其作志時當世甫弱冠不獲操簡從事然固已讀先生書而好之先生亦酷賞余文數往來請質及至啓我兄弟繼起而當世壹與之深交顧范氏之交州之人莫能尙也而顧氏獨利於科舉或至一榜而父子兄弟成進士者三人可謂盛矣顧其爲藝也專務奇崛詭異不知有所謂玉堂清貴之業又無相知有氣力在勢位者以相援引故其成進士者多爲冷曹閒官而先生且老於一縣先生之

爲縣也如其在鄉而已初爲宜君尤瘠地吾聞其官民若不相識而先生日哦其閒大府走馬來取先生文則立應其一再遷耀州與醴泉猶以文故也先生之文見之者蓋無不好而知之者亦不多其於後世不可知其所得於當時者亦僅矣嗟乎此啓我兄弟所以必得余言以爲徵而庸知余在當時猶不逮先生之有聞乎通州之爲州在乎江淮之委前此數十年猶畫境以爲方域非諸生孝廉不知有南北都會非濱海賈舶不知南北東尙有區域可以絕海而通距蘇州布政使所治才隔一江而風俗語言不相通曉其土之所生又皆足以自給故雖遊宦萬里罔不歸其鄉其視父子兄弟九族三黨爲不可動搖其儒者所爲詩歌文辭亦皆其所辛苦而僅獲者不復謀之於天下

之人而天下之言派別者亦不及故歷大官得美諡若徐清惠  
孫文節之屬猶不免爲宏達君子所譏而當世以爲士大夫窮  
高極廣振動一世終有裨於天下者幾何其不免以浮藻虛譽  
病人後生比比也內保其家外淑其鄉宜若古之賢哲未有過  
於此者吾乃大懼吾說之不足以守而俗尙風氣之變不必定  
以每下者爲憂令邦之元氣或損於文勝質敝之交則吾子弟  
將何所適從而父兄之憂方大安得老成典型如先生者使之  
享有千萬壽以常厥德保厥俗而爲邦人觀乎孔子思狂簡思  
鄉人也啓我爲致此言於先生必惻然有味乎余言而動來歸  
之感也

課鄉子弟約

蓋聞人莫不有志焉困而不能自遂者何也欲發憤而無此具  
辛苦而自得之而亦不能盡合於世也夫學之不可以已而友  
教匡助之爲賴也所從來尙矣邦之達人長者咸以不才遊學  
於外多歷年所宜有所得而鄉黨後起之秀足不出閭巷無從  
得與天下賢豪君子考德問業稽合同異心竊憂之用詔當世  
苟有所得義不可不分而餉諸人雖無所得苟有所見非夫人  
人意中之所有猶且歸而述諸人此非當世所敢辭也當世蓋  
竊聞之矣學所以學爲文語孟六經莫非文也文之盛者不可  
以猝爲由其近者通之變而爲莊騷博而爲史漢泛濫淫溢而  
爲選狷潔自喜而爲八家八家往而經義興焉今人以次畢諸  
經而卽爲舉業是猶地天之不可以接而高明卓見之士文語

周秦詩稱漢魏厭薄近古文字以爲無足觀焉者余又以爲非是也凡文無遠近皆豪傑之士乘於運會而爲之學者務觀其通弗狃於近亦弗務爲高遠祇自拔於流俗以同歸於雅正而已且爲學豈不貴乎有用而學無所謂經濟也識時務耳不達於當時之務不能窺古人之迹其不學猶可也若既充然有以自負而謬爲一切之論以概無窮之變釋褐而仕病國家矣君子之道不談非分之事而有通人之識讀書詠歌進退優裕余以是願有同志焉約所當循誦之書如前所謂莊騷史漢文選八家者而流覽則取其所最古者西人文雖近俚而格致家言有足觀焉不可廢也兵革未息閭里騷然父老勤苦資我弦誦未宜負之每歲四課課各六七題爲之必四五焉要取於有心



得而後止無苟備也謹約

立雲悔之寡妾爲繼室之告文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李鼎許國鈞徐聯蓉張師江范當  
世願曾燦敬以清酌庶饘之奠告於雲悔仁兄太史之靈曰子  
之喪且終矣而寡婦孤子尙無恙子知也耶雖然門戶操矣生  
人勞矣子之孤不率而伯叔諸舅尙可以教之惟此寡婦歲月  
迢迢可念也夫廉恥生於飽煖而禮義成於自重今子之家稍  
足以存活異日食口增益吾儕必更有所持贈以畢子之交又  
取子之先夫人之章服鄭重以付之俾之顧名思義而永永無  
佚志焉子其庶幾雖死猶不死而門第猶高嗚呼哀哉尙饗

黃愛堂刺史壽序

范伯子全集一文六

九一芳洲精舍校刊

北方士弱而民強南方士強而民弱均之不易治也何以言之  
北方之士質而俚視其州縣吏如不可接州縣吏亦簡薄之民  
貧而好訟一不直於州縣則懷餅入都矣此北俗也南方之士  
華而黠以州縣爲可倚則曲意交驩之或從而舞弄之劫持之  
其民畏爭將謂其官如神鬼帝皇之不可度也此南俗也是故  
北方之爲吏者無所謂政也弇陋而偷安南方之爲吏者無所  
謂政也文飾而自便然則天下遂無循吏哉吾所未見者不可  
知也就吾所見而僅僅百有一二焉抑出於吾一人之崇信不  
知遂合於人人否也吾居於冀州累年見夫吳君摯父之爲政  
務使其士興於文學敬愛之惟恐不至而其爲民也務爲之興  
遠利弗阿其意雖謗訟弗恤吾嘗歎息以爲難能及吾還而至

通州見夫黃君愛堂之爲政樸實而嚴重士莫敢以私進而其勤民也無所不至或窮鄉僻壤躬自按問民忘其貴此與吳君不同道而其救弊適均也夫言稱師友者古之道也歌頌父母者民之職也吾雖不知遂合於人否要以親身所歷而舉二君而並論亦自以爲天下之公也吳君爲政之效雖久而益著而當時頗用得謗大府心不然之吳君亦旣去官而教授矣黃君於時亦無所顧藉獨以樸誠取重於大府向用之方殷此則吾民之幸惜其爲吾州不久而去之上海也雖然方今中國文敝而外夷日勝此乃方其用忠質之時君負篤誠之資而所治又適當中外之會意其所補救又有大過於前日所爲而爲吳君所志焉未逮者乎此乃非特一州縣之幸而君於是乎不可量

矣君壽登五十在涖吾州之次年願吾必俟其去而後乃爲文以壽之者所以自別於向所云南方之士而亦以當去思也

范伯子文集卷第七

通州范當世

秦昌五詩序

往余初至冀州而州牧吳公讌余曰居此樂也指而謂余曰是州判張君善藏金石文字是吏目秦昌五善爲歌詩因與之還往信然蓋吳公取其署之征徭所入而三分之俾各享千餘金故皆得以無事而坐嘯焉昌五本姓姜而後於秦江南舊族也故其人有清才而尤愛樂人士吳公每試得州之奇雋子弟則舉以屬之吾昌五誠慕之而從九未入需次於州者若年少而才堪讀書吳公則舉以屬之昌五曰此以煩君教勿相撓也常用此爲笑樂昌五之弟問桐亦問學於余時與李剛己劉乃晟

共齋而讀昌五時來觀之若津津乎有味於此也如是四年余南歸省親吳公亦棄官而教授矣及吾再晤吳公於天津則知昌五已死問桐已復姜姓登賢書及至去年而問桐興剛已成進士並來謁余於天津猶言其兄之歿於舟次甚慘及是余來江寧問桐來告以之官安慶謀刻其兄之遺詩且言吾兄不幸居末秩而年又不永所成就止於此此賴先生與吳公傳矣嗟乎問桐汝以吾與吳公爲愈於昌五者耶彼固一時之樂耳今胡可以再得今之世猶能以教授爲生而吾與吳公皆已岌岌不能自保況乃至於年歲之後衰老力盡自顧百無一長有求爲人役而不可得是其哀來安旣哉則吾未見昌五之不壽爲可悲成就之不多爲可惜也姑行子之意而已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

祭張封翁潤之先生文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既望范當世乃得過弔其友張叔儼季直而補奠於其尊父潤之先生之靈曰絜賤子之得交於叔季於今二十有五年始登堂而拜父在今上之初元公迎門而撫笑旋釋事而來言若深幸吾親之有子而亦因之來往乎寒門遂交推而互贊期百歲之相存人之擾擾於世內變化不可以勝原有失於此而彼遇有北轍而南其轅嗟兩家之兄弟逐風塵而累遷既酸鹹之互異亦升沈之各天屬於津沽乎小住遭叔氏之南旋忽違公以十稔度慈心而泫然用附書而陳狀異世俗之寒暄謂公無幾言而問及我懼叔氏之無以對焉茲非謬

託於親愛實亦公言之未諉計及冬而歸省得拜公於果園何圖未及歸而公以卒曾不爲我乎稍延昔金恭人之沒也余不憚百里而星奔恨公喪之獨否屬有故而羞陳殆昔勤而今惰豈今疏而昔親自問百不如賢子矣猶庶幾乎斯言之能誠惟公神之可格藉薄奠以輸情尙饗

瑞菴侯方伯夫人六十壽序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之吉四方旣無事江寧繁庶之地歲物有登民氣康樂於是方伯瑞公治寧旣七載夫人長於方伯二歲屆六十壽辰僚案上下百執事之人咸以適當暇時躋堂進酒以勞苦方伯而卽以爲夫人壽某某亦屬吏也不可無辭或曰方伯務盡其臣子之分不爲奇績異行以表襮於人夫人以柔



嘉淑善之則順承其家而亦無所宜著於外者子何以爲辭乎  
某曰不然自古以迄於今自一人一家以迄於瀛海九州殊方  
異族綜其所以能自強而膺多福者豈有他哉恆行而已矣恆  
行也者平實中正專務於其職業而弗遷者也今人不知平實  
之可貴務張其材智氣陵諸公以爲無出己右及試以事而成  
者少矣其又甚者則益厭薄前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以爲不足  
復存而別求所謂經世之術老成人惡之惡之誠是也乃其憂  
深思遠而亦無益於國家何也則以其少壯之所習類非當官  
之所需而其所固守而不移者亦或非今時之所急也故某嘗  
建一論以爲滿洲士大夫之出仕其材力精神不甚銷耗於帖  
括繁重之業其俗尙風氣樸愿勤懇亦至今猶有存焉者夫其

學於官者誠久則其於吏事將不期精而自精其爲人不以論說聞譽相高則吾知其無曠厥職矣茲雖不必盡人而能然苟爲瑰然傑出之人蓋未有不如此者非阿好也吾觀方伯自束髮已爲內閣中書爲刑部掌印郎中爲總理衙門章京蓋服官京曹二十年始出爲外官以至於今又二十年矣其爲寧紹臺道也至十年之久去而西人慕愛之取忠信篤敬四字繡額以頌之夫忠信篤敬者聖人之言而在今則迂生之談也其或不以爲迂而閒爲是說則亦自謂其能如此耳非必出於蠻貊之口也而方伯乃確然得之於西人則吾所謂平實中正專壹弗遷之恆行豈不信有明徵者與豈非高才攘臂而不可得而亦老成人所撫心未逮者與大者如此其他可知故吾於方伯之

政績不復一一陳之也自古世家大臣勳望福澤與國家之元氣相因依而滿洲人才之盛衰其關係於本朝者尤大今天下當多事之後大夫君子時不免爲過計之言然吾觀方伯爲善之氣如日之方中其所抱澤而僅得施者蓋亦什不四五焉然則自茲以往外膺疆寄內參密勿其爲福於天下胡可殫量卽夫人之在貴而弗驕居高而善抑寢昌寢熾以大其家者又安有旣極哉某竊以方伯與夫人之膺福受祉於以見我國家氣運之隆而因述滿洲士大夫過人之風以爲吾儕服官者勸焉

金陵劉園九老讌集圖序

余以乙未冬薄游金陵而王欣甫招余飲其上坐者爲清河李蔭唐談論最豪飲亦最多貌若六十許人年旣七十有四矣坐

與主人相接而爲欣甫之姻亞者海寧許醴泉其貌亦若五六  
十歲人年亦七十有一余竊怪此兩君之善養而李君因盛夸  
其嘗爲九老之會於劉氏之園有圖有詩將乞余以爲序明日  
許君果挾其圖若詩以來方知其餘七人者爲銅陵曹耕之蕪  
湖濮詠高長沙閣星槎桐城朱蔭棠全椒吳雲章錢塘章衡三  
懷遠宋召棠皆年七十餘或且八十而詢於欣甫則知此九人  
皆頗嘗以材能自異或爲州縣爲賓客而無寒凍饑困之事幸  
生太平無事之日而處山水名勝之地羣萃而舉一觴和歌以  
相娛如孺稚然誠哉其有以爲樂也顧猶自疑其名位不顯未  
能如前世諸公所爲遂欲得余之文以道其所樂夫人之爲樂  
則豈必資乎名位者哉古之言樂者莫善於鄒子矣曰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也此貧賤樂道之君子所以得自壯也而榮啓期之徒徜徉自恣其爲樂也亦有三日吾得爲人一樂也吾得爲男二樂也吾得九十焉三樂也是亦古之知道者流於鄒子所云猶邈然不足關其意又何名位之足云乎然則幸當太平之餘日而悠然得保其生理以邀以遊以娛嬉而終老此諸君子之所旣足宜無待於區區而以余感慨身世之餘若舟之放乎中流而未知所屆對皤皤之諸老恨生晚而長吁乃益信啓期之難得而興嗟於孟氏之爲儒也於是乎書

題蘇子瞻手書阿房宮賦後

客有蘊藏富識別多頗自樹於文字閒者因與之言宋人之遺

迹笑謂余曰茲事之難也以裴伯謙之明敏而蔽於阿房宮之  
贗本彼豈蘇氏意耶余聞而大怪之念吾伯謙何至是而客非  
無據而云然也既從觀此本然後喟然歎曰嗟乎是宜然譬吾  
一生則亦多狀矣卒能遺外形骸并不必由吾道而觀之獨取  
必於吾心神之閒望而知其然否此豈能得之人人者乎他人  
之書意吾不敢知若蘇氏則吾類也吾以知客之未能明此而  
伯謙之守此不厭也伯謙亦吾類也

題包慎伯手定小倦遊閣文集後

余師友閒多稱述包慎翁者然余但好其書未觀其文乃者莊  
秉瀚以小倦遊閣文稿三冊及敘目一冊相示且欲得余稍稍  
論記而觀焉余既讀之累晨夕畧得其概大氏余所歎願者亦

且四五而不盡然者亦其所從入之途異不足以爲病也後生之於先輩則豈可妄論者哉秉瀚謂此四冊者自一二稿出鈔胥之外餘皆先生自書此大不然余觀此三冊繕正之稿蓋畧仿先生之書意亦且有兩手之不同往往得其旁改一二處則優劣相萬也以告秉瀚秉瀚乃固執而不移夫此相萬之理人人共見至易明也而秉瀚顧謬執之若是豈非如錢獻之傳魏默深所言之理亦人人盡知之而慎翁獨怒而不信者乎夫慎翁之所以一旦自蔽若此者未必非輕毀方劉之故而遂有所往而不反也吾故曰後生之於先輩不可以妄論者也

題茗柯文集手寫本

舉文先生之爲古文也不知後世有所謂陽湖派也法桐城劉

氏之所爲而已則亦不知桐城姚氏有類纂之行乎天下也方其始也致力於文事由辭賦而通於姚氏有合焉姚氏之意以謂自高唐神女至於蘇氏之赤壁皆一物也此則非先生之所及知故其爲七十家賦鈔至六朝而止矣嗟乎此先生之文所以猶未極其至也歟然其限於此也亦年爲之也是四編三冊者皆先生手寫定之稿其自文質論以下十八首爲一冊蓋集外之文觀之可以得其去取之雅意先生之猶子仲遠先生爲莊君心嘉之外舅莊君之子秉瀚持視余並以前籤爲先生自題相詡耀云

謝節婦傳

謝節婦霍邱裴氏國學生以守城勞詔許祠祀諱正心之子而



前知通州裴公大中之女弟也道光二十九年年二十歸同里謝世岐咸豐七年霍邱陷於寇霍邱父老先寇警則令其子若婦挈幼稚走避而身自居守故世岐夫婦從諸裴出在外及世岐之父母陷婦則亟欲死以殉曰世亂吾何之吾從親地下耳是時方有子女四人固不令得死既免於難而子女四人皆病歿其兄憐之挈其夫婦居河南之信陽州頗以家所遺餘財設賈商城之南食親戚僅免者令世岐主之明年寇走商城世岐出不意抗賊亦死節婦方有身不令得聞然是時寇常飄忽數百里閒人不能自保節婦一日謂其兄曰鳳山其已耶吾夢與之見而有所聞四面逐之而不我卽也設辭寬譬之乃已鳳山世岐字也已而生女其兄益憐之矢於神曰吾妹聞也吾以吾

三子後之比二年不聞猶日製衣履寄鳳山客中積之盈笥一日鮑氏嫗望見兒裸曰兒免孝耶節婦愕而止之曰是已曷不語我狀衆皆悔之以其不甚也亦遂語之節婦乃大慟幾絕兄爲道其意不得已撫其第三子景祐爲後景祐者亦竟不育世岐之從姊妹適羅者有壯子矣節婦曰是亦與謝有連也請以爲子節婦爲人性烈更多難遇事專決如男子尤惡不善親郇畏之光緒二十四年節婦年六十九矣其兄子知番禺縣景福以告通州范當世

范當世曰節婦父兄君子也吾聞其姊適李曰李烈婦者後節婦喪夫之兩年殉於穎上之難及今與節婦並稱焉善以類從信哉吾獨悲夫景祐死於義無所居要爲不沒其性其伯仲言

之有餘慟焉命難全也夫手足烝烝再世悼心可喟也哉

### 李烈婦墓表

嗚呼咸豐十一年穎上之陷於賊也殉難者惟李烈婦一人自喪亂以來未之有也然雖李氏之人皆曰是難也可以死可以無死烈婦縱非死而不安孰從而矜異之哉此其所以積三十餘年而世猶莫得而傳也吾聞是時守城者苗練陷城者張洛行之黨也苗沛霖方以是時圍巡撫於壽州而穎上賊渠陶姓者故役屬於李烈婦家去爲捻者也官賊之不分也豺虎之不可羣也而烈婦乃正命於斯時可謂毅然決然不惑於流俗者也烈婦霍邱裴氏吾爲謝節婦傳既定其世矣烈婦行在謝節婦之次咸豐十一年烈婦年二十二矣以是年四月嫁爲李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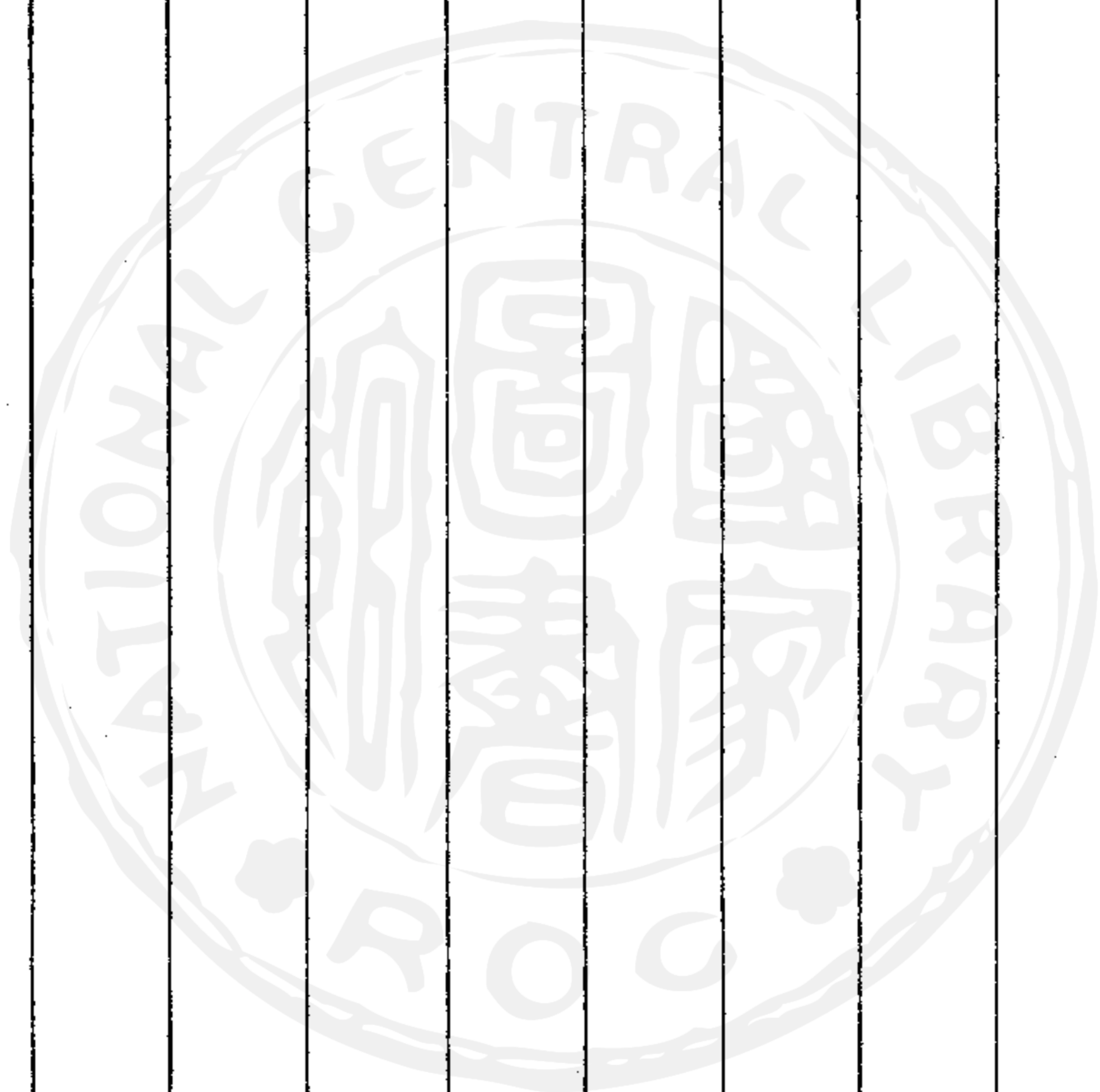
鑑妻至六月而難作其兄大中聞難於信陽曰吾妹其死乎已而果死亦不得其狀其後有吳媪者貧而寡傳於李者流涕而言之蓋賊之來也烈婦走投後園池中水淺不得死賊既驅李氏之人而別舍之烈婦反室屑金自戕賊入其室初不知有人罵而後知之殊以爲笑既知其不可使則力而行之又不可乃衆爭焉烈婦驟而攀臨街之門怒嚼一賊脫膚賊乃加數刃而舍之去吳媪潛來視之氣未絕曰幸矣吾不出此門其後二日烈婦之姑怒罵陶曰何爲殺吾新婦陶因跪謝求善棺而埋之裴景福曰吾嘗往而祭之卑田中猶昔日處也又曰吾七八歲時日從吾姑深房中猶記其默然而軒眉如有不可一視者范當世曰人有謂咸同之際廬鳳潁之地相屬也潁州以苗沛

霖故武勇材傑之士多爲所掩遏賊壞不復能與廬州爭功名  
此俗論也人苦不自立李烈婦一方嫁女子去萬衆而獨賢求  
一是而歸焉方且磊磊軒天地之間尙何賊之能掩哉

范伯子文集卷第七終

范伯子全集一文七

九一芳洲精舍校刊



范伯子文集卷第八

通州范當世

冒伯棠六十壽序

自余出而試童子則與如舉人士相接若伯棠者吾嘗兄事之  
冒之先曰巢民先生與吾先人十山公同時以文采相尙稱邦  
國閒二百年弗衰余自幼而樂聞之故私心尤親伯棠以爲冒  
亦至今存也縣人三年中必四至州伯棠挈其徒友及身自與  
試則吾必旬日過其厲廬從言笑爲樂其後吾辭學官而出遊  
而伯棠亦舉於鄉乃閒別二十年不復相見去年冬得見於州  
則伯棠之子與吾子並補學官弟子弟一吾好譽其子而伯棠  
猶譴訶其子之文更用此相譏嘲以爲笑樂然其意興各不如  
范伯子全集一文八

初矣今年春伯棠來吾家告余以年且六十而問余所以壽之者余始愕然已而尋其年則良是因益歎流光之易過而少壯之未能以一瞬太息久之然我以為若伯棠者亦且無憾於其將老也吾嘗言之矣內保其家外淑其鄉古之賢哲未有過此者且夫世變愈大則成功愈難士大夫雖欲出其死力以與時爭終不能有裨補於世或不勝其激烈之行以蹈危而陷害此猶其上之上者自餘文學聲譽之衆慮無不臨難而變節半途而喪志外擁其所既得以塗飾耳目而內苟焉以取隨俗之富貴不幸而敗必有猥賤之行爲一世觀笑幸而不至於敗彼其氣已薄而性已漓亦不足以長養其子孫而感孚其鄉里以余二十年所見四方達人長者愛之而不信觀之而不洽於心者



亡慮皆以此也嗟乎此巢民先生與吾先人之所爲所以逮今思之而卒未有以易焉者也夫名愈高則身愈危二公之初亦幾不免於世禍然其卒也竟能以貞悔自全鄉人徒豔其文采耳抑其孝弟敦睦之行父老傳之有不可誣者斯足則也余旣好樂二公之所爲而身自惴惴焉避名逃利之不暇則伯棠毋謂我有遠圖也吾且樂推伯棠之爲人在不顯不晦之閒不營於財亦足以自給有文以昌其徒有德以貽其子丈夫不得爲於世者若此亦庶幾其可矣何多求哉何多求哉請以爲壽

唐府君墓表

唐府君旣卒二十有四年其孤江安道庫大使億年奉其繼母周恭人之喪啓府君墓而合葬焉周恭人所出之子後從父者

日增貢生候補江蘇按察使經歷熙年遊宦通州夙於當世追述府君之遺烈乞爲其表墓之文余觀府君前時遭父喪去而爲賈恂恂然惟養母之求已乃值咸同大亂之世府君益展其才奉母居海寧而治生貿遷於上海上海於時已爲寇蹤所不及親故避寇來者府君分財以贍建屋山家園以居之各稱其所能資之使謀生人不知有離亂之苦而浙西經商趨上海者賀絲爲大宗府君益創建滬南絲商會館憩集筦輟鬻財滋豐邦人大和可謂仁且智矣迂生腐儒不幸生亂世不能豪末裨補於國乃至惴惴不自保其家骨肉親舊不相收卹猶秉一節期於困死則已矣其何能爲府君之所爲而閒者外夷之禍日亟中國之力日絀民貧而智益弱豈獨儒生無所見績以余所

聞江浙蠶桑之利亦盡爲夷奪業此而破家者踵相屬令今日有府君其人者當不至若是之無策耶府君慕義若私嗜其鄉人稱之如弗可罄余獨有感於時勢而言而歎府君之才之德乃尤當爲今之世所絕稀也府君諱思恩字蓮伯浙江仁和人祖某父某皆良士配陸恭人有令德生億年先卒附葬祖塋周恭人自少時已刲股療母疾孀於唐事姑一如其母方亂時府君能自醪於外者以有恭人也生熙年頤年教三子皆有法一女適高爾夔孫三人府君卒年五十有二周恭人卒年七十有四墓在龍井獅子山光緒二十三年通州范當世表

### 家奠文

年月日不孝男當世率二弟一子二姪一孫謹以羊豕告於顯  
范伯子全集一文八

考府君之靈曰嗚呼府君之逝也三月餘而不孝之寢興已漸復也不孝之心萬死而何辭豈意一病而不能哭也鍾也亦徒曰與之俱盡究不能以自促也而今而後不孝兄弟皆得生府君一往而不可續也府君既慮鍾鎧之斃於路閒又當疾甚之時挽不孝歛枕而共歆豈不以父子誠爲一身而不料其終各自活也嗚呼痛哉府君之期待不孝也太厚而不孝之自待也恆薄逮府君之存而過惡已山積矣去年府君怒而不孝啼府君曰有七十老父尋汝疵汝應笑樂當時不覺此言之太悲孰謂過此而終不獲耶嗚呼痛哉鍾鎧之成名府君以爲不孝有力焉詎知府君所授者忠信刻苦之遺而不孝所開者浮夸逸樂之習不孝實爲府君之罪人非痛改而何以自立耶不孝以

嬉娛膝下之身忽露處爲一家督不留身而不可留則懼以貽辱屬兼旬而不眠獨於此乎反覆父生我而何爲天奪我之太酷嗚呼痛哉日月不居葬期已及賓友走助鄉國來集仁賢歎嗟鰥寡雨泣豈況不孝之悲哀有不肝腸之寸裂惟府君之精神不隨世爲生滅胡三子之無恙復孫曾之在列以臨命之可悲冀來享之能悅曾祭豐養薄之謂何而已成今日之奠齎嗚呼痛哉尙饗

讀陳敬如所著書

黃河於中國可謂巨患不可謂癘疥之疾也然譬之猶腸胃之閒消導之功有時而不靈則擴決而泄瀉釋不治者久則敝而不遽能壞其全體也今如有人自中法言之則曰病心而自西

法言之則曰病腦可以至於一日之閒發狂大叫而死抑或自投於水火刀兵而死或涕唾流沫口鼻欹側焉而半死或至不能爲人焉而八九死其狀已著其發也在日月之閒而是人之身則亦兼患泄瀉焉明於醫者當何治乎然而病者之家則曰汝姑釋是腦病而爲吾治腸胃求其所以橫泄之故而吾將大治之此其不欲治焉可知也然而醫者於此則曰吾見其患也誠深而聽其言也亦誠哀則果爲之循途而摩畫焉嗚呼可謂仁矣然其如虛耗日力何哉吾讀敬如昨今兩年所著書而有是說

兩江總督劉公壽序代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兵部尙書兩江總督新寧

劉公七十晉一之慶辰天子奉聖母之命頒御書賜珍物娛樂老臣意至渥也而同時又有來京陛見之命或曰此朝有大事非公莫能決或曰非也必有以公老爲辭者俾入而視之耳二者非某所敢擬議顧竊思公之一生其仕已也數矣每其仕也未有不迫於事之難而方其已也未有不興於讒之入也今公之再出也且十年其任天下也益重而其爲時也亦稍久則凡民之擬於斯二者亦豈得謂之無因者哉長官之於下吏天子之於大臣所謂一德一心者皆由知之深而信之篤耳知而不知此不得用矣若旣知而用之矣乃亦有信而不信者此不出於用之之一時必其事之太難而莫當乃舉國而相委及其稍有偷安之一日則小人將利於此而上者亦不能無動於讒干

古所謂魚水君臣無若蜀漢之與武侯苻秦之與王猛惟其大業未竟故終任而不疑耳若將統區宇而致太平則二公亦豈能免哉我毅皇帝之中興也曾文正公之遇合爲最隆其閒亦不能無動於人言特牽於事而不能去及公繼任則其勢亦有同焉者矣惟公處今日其所負荷者益大且艱而其與朝廷之恩誼益重且篤矣此不能爲小丈夫之悻悻而獨宜爲一個臣之休休者也然則公但挾誠以往而讒言將無自而興且某一不解今何等時而小人猶欲偷安於日夕耶四夷非公莫應天子非公莫依而兩江氓庶及我奔走百執事之人皆於公有百年之賴焉卽我公欲稍自休焉豈可得乎某敢進斯言以爲公壽卽以祖公行



遊歷日本考察商務記序代

人有恆言皆曰知己知彼夫暗於自治終古病焉知己難也然不知彼又何從而知己彼己之閒強弱之積其大至於一興一亡然其差別乃或起於人工物力纖芥之微而在今日尤係於商務今之時勢蓋亦人人能知之而能言之矣某不必言且亦有所不忍言及若內而政治外而交際宏綱鉅節更有非分所當言者惟獨拳拳於我民商力之絀必不堪與人國往來而不能盡得其所以然心竊恨之去秋入都妄有陳說荷蒙聖明俯採狂瞽而有考察外洋商務之命某又思近已而相類者無若日本日本昔之貧弱猶已也三十年閒由貧弱而幾於富強與諸雄方駕其由此適彼若是之易也果操何術而能然者與今

年四月奉命與日本上海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同往考察以某日往某日反往反六十一日就目所及編成日記呈由總理衙門代遞而以其副本付之石印夫觀於此則彼己合矣今之日本彼也非己也知彼不難一行人之微數十日力之所能及雖不敢謂盡得其概而固已識其大凡惟夫用彼之長求己之短則非一人獨知之所能爲力而朝野上下凡有血氣心知者皆與有責焉故曰難也某謹爲其易者以待其難者

稅務司戴樂爾中國理財節畧序代

西國士大夫風氣最厚不得獨謂之強而已也惟積厚以爲強故強也不可當夫人所謂強者厚其力而吾之所謂厚者厚其心心力果有二致哉彼不得自私其力而務合一國之力以求

其所公是而去其所公非庶人之力所不能到則以士大夫之心力通之非是未有能善其事者其仕於人國也亦然吾用之而當其才則務舉其職而思之惟恐不至也人見戴君進是冊以爲西人之爲吾謀其願忠也如此信可謂難能此真兒童之見彼其一國之風氣固如此也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纖也悉也而人自爲之則力薄矣而又私之則心亦薄矣故纖悉之中有條理焉治者之責也治之久而此纖悉之條理具於人人之心戶喻而家知非獨細事然也雖至國有大政不可以纖悉論者亦人人得從而纖悉之也此之謂合衆力而成一厚合衆厚而成一強戴君雖言中國之事乎而可以覘西國之政治矣盍行之哉

直隸總督裕公壽序代

昔者先公之督兩江也在光緒之初元今兵部尙書直隸總督長白裕公實撫安徽先公嘗謂瑜慶曰與吾共有是疆土者三人蹤迹與裕公爲疏然吾獨服其有操守而無侈心不汲汲於功名而事亦舉也瑜慶則謹志焉於是之時距毅皇帝中興之期才十年湘淮將帥狃於常勝不事事或至驕蹇不能奉法公則陽與之處則陰束縛之所部肅然先公則自巡視臺灣內渡時卽疏請朝廷治海防歲輸南北洋四百萬金期以十年之後各具海軍一大枝時其訓練以要其成弗鹵莽以從事故有請移欵治他務者則力爭之有請用兵東方者則亦爭之於是之時匪但江以南海內有固志焉先公卽世公再權兩江在位日

淺亦未竟前事昔之所持寢以懈散又躁用之於是乎有甲申之挫爾後謀國者日益歧或曰製船不如買船或曰海軍不如陸軍學生不如宿將而五年停辦軍火之說興焉君子憂時而無術小人乘危而射利暮氣相尋各阿所好於是乎有甲午之敗三十年閒中興之業蕩然而天下皇皇或至仰望先公之時邈焉若不可及庸詎知爲先公所歎服而及今猶係屬中外者乃尙有公在乎公以乙未調福州將軍兼管船政船政乃先公百計經營之地當時歲餉六十萬金盡仰閩海關而養船之費猶不在此先公去而常餉亦不時至矣及是朝廷懲前愆後壹以船政付公公於是乎籌鉅款招洋匠遣游學將大有所爲而兄子翊清實爲提調公遂與之手稿往復畧分言情意甚厚也

公爲國勳舊誼同休戚其爲天下計久長固宜然獨眷眷於海軍挫失之後羅致船官子弟棄瑕錄尤拂拭而用之責以一洗豈偏愛故人以及其孫子哉君國之志大臣之量固宜繇昔賢締造之緒而奠磐石之固也翊清蒙公薦舉將從之入蜀會公移鎮而翊清亦爲船政所留瑜慶則與公子某某爲同年需次江南不得以通家之禮上謁獨過庭之訓無時能忘海軍始末非公亦莫可告語者公以某月日登七十之壽黃髮老臣金玉競爽子姓繁衍此宗社之福海內所尸祝非故人子所得而私而瑜慶區區所言獨感於今昔之故時賢亦莫有知前輩風義始終不渝與國相維係至於如此者也

題杭氏鋤經閣

吾友杭蘭亭芷衫俊卿昆季不析產不責勞逸不計用多寡娣  
姒化之門內大和吾行天下見亦僅是以極歎願焉聞乃過其  
家而觀其所謂鋤經閣者有馮君涵初爲之記若將剔去治經  
家荒穢之迹以復於清明正大之域其說旣信美矣余以爲六  
經之道反復於家人而已曰孝友曰孝弟云者統攝百爲兼該  
萬善不友不弟孝無成行無歸也天下之亂積於人人之家父  
母去而兄弟爭故令天下不復有完族杭氏一家之行誼余獨  
以爲得經意焉故樂書之且以示余族子澤春爲教其子者俾  
知學有本原課杭氏子弟尤以使之弗墮前美爲治經之先務  
云

祭外舅竹山君文

范伯子全集一文八

九一芳洲精舍校刊

月日甥當世及女倚雲謹以清酌庶羞奠於外舅姚府君之靈  
曰嗚呼外舅知女婿及愛女來耶女婿不得逮公存而一至而  
今來其何所歸耶女之去家也才四年既喪其兄又喪其父而  
能無痛切於肝脾耶人之無父則生人之趣已盡而後此皆爲  
苟存之年女婿之哭父也女憐之今女也亦罹此酷矣則相向  
而痛又安有窮期也嗚呼哀哉尙饗

范伯子文集卷第八終



范伯子文集卷第九

通州范當世

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墓志銘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丙申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卒於南昌府城之西四十里曰靖廬者其孫衡恪吾甥也抵書通州曰父毀疾甚不能親告哀惟泣言吾祖身後之文辭非外舅莫屬庶幾不遠千里而臨恤焉於時西人方以聯軍破京師兩宮出走州縣皇皇日有警不能遽行至閏八月戊申乃得走詣公殯哭盡哀已又持伯嚴而泣伯嚴曰茲已畧狀先君行實矣卜以十月辛卯葬於此必吾子銘嗚呼公之所爲雖吾友若吳冀州猶不盡知之則吾固不可以無述先是二十一年中東和議成公以

直隸布政使督湘軍糧臺見馬關和約而泣曰不國矣因大望  
相國李公至其使還留天津亦不往見吳冀州方主蓮池書院  
頗爲公言李公公益憤其辭而吾弟鐘會試歸過公有言公并  
謂之曰若兄弟皆主李者耶然吾後得其平心之言則公尤望  
李公極知不堪戰不以死生去就回上意而猥隨俗塞謗取禍  
敗空國至於斯也其年八月上擢公湖南巡撫公益若茹痛而  
之官以湖南號天下勝兵處而民智尤塞遏絕西法至不通電  
竿於是舉李公及湖南總督張公所已嘗爲及爲之而實不至  
或并不得爲者窮昕夕討論次第而畢行之行之兩年而湖南  
風氣盛開吏治亦稱最至二十四年上感於主事康有爲之所  
稱奏益決意變法而屢詔嘉公忠公以上將大有爲則無往而

不須才遂罄舉平生所知京外官之能者與所屬吏士之可用者三十餘人備上之採擇於時京官在京者獨楊銳劉光第而外官在京者獨候補道惲祖祁上遂擢祖祁爲廈門道而用楊銳劉光第與譚嗣同林旭者並爲新政章京公疏言四章京雖有異才然臣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願得大臣領之復力薦張公之洞疏上而皇太后訓政四章京誅公坐濫保匪人廢斥不用然固不罪公所爲也而人遂洶洶目公以康黨康亦當世之所嘗識也嘗以其下第時過當世天津當世獨許其才不喜其學已聞上召對康有爲時公疏言其長短所在推其疵弊請燬其所著書曰孔子改制考者心獨喜其與吾意同也湖南旣設時務學堂其官紳並緣時務報推梁啓超爲主講而公從之及

湘報與學堂所論有疵公則爲之退其漸剖析而更張之吾未見其爲誰氏黨也自吾束髮讀書慕思曾文正公之爲人而願覩當時之親炙者若張廉卿先生若吳冀州旣師友之矣若公若奉新許公皆以其在位不往而通然猶頗記光緒九年得公與學士張君佩綸互訐之稿壹皆不識而心袒公也其後公獨尙余之文學而託以孫而許公撫廣東亦介吳冀州必余往許公不言維新者方裁缺欲歸公詒書督勸甚摯許公曰豈須我耶余曰不然此公義相取陳公何必舊公又何必新耶及公斥三巡撫缺罷裁而許公亦用讒廢弗錄死而無人惜之然則公雖不如往日之所爲又豈得全於茲世哉公諱寶箴字右銘按狀公會祖諱騰達者始由閩上杭遷義寧竹垞里祖諱克繩用

孝義化服鄉里學者稱爲韶亭先生父諱偉琳母李氏並有懿德高行在郭侍郎嵩燾所著文中公生而顧視落落然七歲始宿外塾則謂其師曰昨有不能寐者三人我父我母及我是也年二十一舉於鄉從父治鄉團抵粵寇父勞卒哀昏得狂症已仍戰寇保其鄉咸豐十年入都會試留交其俊乂文宗狩熱河頗有所建白於樞府已而走湖南就易公佩紳羅公亨奎所謂果健營者與俱拒寇來鳳龍山間石達開以十萬衆來犯糧且盡公乃風雪中著單絮衣走永順募糧矢與營士凍饑感動郡守輸銀米濟軍而守益堅寇不逞引去駱文忠公督四川遮果健營與俱而公歸省母出就曾文正公安慶文正公絕重之李公鴻裔典幕職且挾公代己公樂親戰事則之席公寶田江西

軍言於沈文肅公使席公大重頗爲席公設奇策殲羣寇禽洪福瑱江西平敘公官知府再就曾文正公江寧文正公改督直隸公乃以養母就官湖南始終調護席公平苗之軍俾不爲讒構而功以成擢道員經理苗疆善後事懲治寧遠豪族歐陽氏之械鬪皆有功績可述署辰永沅靖道也其治曰鎮筸故苗疆務和民苗安其習憂其僻萬山無以養教之以植茶種竹樹招人製鉋使鉋薯爲糧名之曰薯絲及爲巡撫閱兵至鎮筸則倚薯絲佐糧者多矣丁母憂服闋授河北道三年河不爲災而盜斂迹創致用精舍遴三州之秀延師教之擢浙江按察使數月以前河南臨刑呼冤獄免官則與張君互訐時也其語頗傳於士大夫閒免歸而護湖南巡撫龐公奏起公辭以疾彭剛直公

防廣東旨交差遣不赴張公之洞方督兩廣奏調公公一行而  
河大決鄭州詔襄李文正公治河文正公不卽用公言河不時  
塞公歸十五年秋今相國王公撫河南奏公愛惜羽毛宜特用  
遂召入都十六年授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加頭品頂戴爲治  
大放胡文忠公務飭吏清訟原而聯以情手書勸勉人傳其與  
總督張公廷諍至不憚而卒從之十九年再署布政使二十年  
冬中東戰事亟擢直隸布政使入對公見上憂勞顏悴甚請日  
讀聖祖御纂周易庶得變而不失其常之道他所陳奏語尤多  
懇懇流涕上以是知公忠也督糧臺命專摺奏事明年遂擢湖  
南蓋公一生行事之大者在湖南尤習於湖南樂用其人人亦  
樂之思以一隅致富強爲天下倡而務分官權與民故湘之人

興起者太半其頑者一二中立審勢者裁二三而已寧鄉已革  
道員周漢者積以張揭帖攻西教煽亂爲總督所治而時人多  
獎謂忠義及是復刊帖布鄉縣公聞傳燬其帖漢復毆傳吏公  
怒下之獄而湘士之頑者乃造作蜚語謗公政變而向之中立  
者亦人人擠公必盡反其所爲而後已故公所施於湖南者獨  
礦務局已獲優利得不廢而保衛局民愛之私沿其法亦非其  
初矣嗚呼事之對待也無終由周漢事觀之則今日北方之團  
匪又豈得謂之非義民者耶而公瀕死戀戀於兩宮孰料兩宮  
顛沛至此耶公爲我言咸豐十一年京師酒樓見圓明園火槵  
案大號遂欲輟文學討時事奮其愚陋庶幾乎一日之強而今  
不堪令公見矣故余旣哭公又不能無幸於公之前歿爲尤痛



者也公爲人大口脩頤意量超然無窮達於其心吾獨送女湖北時從公語不及旬公遂去之直隸公於詩文果不多爲爲則精粹有法自吾女言之公絕貧在官不能請貸於婚友則時時典其衣裘今所謂晴廬者卽其配黃夫人葬處營生壙而廬其旁此外無一壠也黃夫人義寧老儒諱彩意女有兄錫禧官訓導年十八歸公孝事李太夫人數十年公自以爲不及而公廉實夫人助之終身布衣襦吾女言其嫁時衣夫人有不識者故絕不敢服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公巡撫任所享年六十有六公享年七十子男二人長三立即伯嚴吏部主事政變并革職次三畏出後叔父前歿女二人長適席公寶田之子襲騎都尉候選道曜衡次殤孫六人曾孫二人銘曰

清有聖帝聖自躬非彼眇末能加聽有臣一人爲臣宗吾見舊  
誼填心胸萬世之遇一世逢運則不至征糶凶浩浩民劫方未  
終臣不待矣年命窮瀕危但祝安兩宮後人有惟公是崇或由  
困辱思公忠遂憑吾文求其蹤青山之原西山東

陳氏女墓碣銘

義寧陳公墓西南二里許曰趙家塘者將爲冢孫衡恪婦范氏  
葬處而其舅屬其父爲之銘嗚呼吾乃銘吾女耶女之歿吾夫  
婦皆居父喪逾月其舅亦遭父喪故雖其夫與其兄弟皆不得  
極哀此尤可哀也女歿江寧吾及吾婦赴外舅喪桐城過江寧  
不忍入而哭時北方亂沿江日有警婦言我日兒不得生還通  
州今俾其柩得葬通州乎且告伯嚴聞遭喪而罷然伯嚴遂以

營父喪故并營吾女葬於此女出前母吳而成於今母適陳氏人皆謂其有母風然女從母天津誠學三年耳十九而嫁遽不失令名於陳氏其質性亦優也女名孝孀生二子曰邨曰二邨年二十五銘曰

吾去矣不得待汝來而臨穴則父子之恩止於此雖然此陳氏之阡重之吾文更閱千百年汝墓不毀

外舅竹山君傳

范當世曰吾哭姚竹山於桐城聞北亂而走歸歸無幾時又哭陳中丞於新建昔吾兩來江西皆以竹山君令安福故故入其境而思之矣觀於陳氏之靖廬距城三四十里營於山中四無人居則疑與夫姚氏所營挂車山之廬無以異也陳伯嚴曰竹

山君何如人也余曰守其學性澹然不知有世害人也曾文正公以其名父之子也而教之敍其軍勞而與之官居安福數年民既悅便之君則一日不怡上病於大府今兩江總督新寧劉公方撫江西慰留之不可而昧昧然奉母還桐城結屋挂車山中若將終焉然君之養母也侈奇怪珍異之藥無不儲而甘脆讌賞之需無不致也數年畢蕩其產比謀食於外猶將其母爲娛樂計羣公不復能爲之地因而大困起病索原官及母夫人終於安福之官舍君年且六十矣然君葬畢遂無以爲生而負累數千金率以官爲券服除聽銓吏部部吏來告曰明有竹山陽湖之兩缺其優劣相萬也君與某者各以籤得之與我錢則君陽湖矣君怒叱之去明日肅衣冠至部部諭曰某廕生當得

陽湖也君笑而就竹山總督嘗讀君詩矣又以時入中丞公之言換君大縣君事道府皆應古典府賢人也父事君道執袴子也嫉君而遂污之總督不爲之辨但還君竹山君恥不就貧仍回竹山數月而事有爲君所不然者君乃決曰吾不復濡忍於斯矣稱病得代爲詩以道其將歸之樂然無幾日遂歿於竹山竹山之人哀其無還喪貲也爲具舟而送之悲夫以君之早日退居山中及莫年而反出壓於上官不俾稍行其意而猶不得歸及若中丞公之於世也方且得志行道矣乃反湮闕偃仰病死於茲廬二者迹弗類而其實相因皆非一人一家之可爲悼痛者也君之姻連皆有文其葬也有爲之銘矣余特錄斯語以爲之傳

護理江西巡撫張筱傳方伯七十壽序代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之吉爲我中丞桐城張公七十慶辰於時  
北方亂未定兩宮西狩公內保疆土外濟兵食於行在殫懷致  
忠寢饋惕息申誠百執事毋言舉觴我之同官相謂曰今縱不  
得遂爲公壽獨不可導揚公之盛美以風厲末俗因廣其說以  
釋公憂乎問其所欲言皆曰國家自康熙鼎盛之閒仍父子宰  
相爲天子所敬異無若文端文和兩公自文和公閱五傳而至  
公歷久而彌亨不懈而益隆吾聞國之元氣恆與故家舊族相  
因依故宣王中興以召虎而孟子覘國於世臣以相祚之方興  
而知我國家靈長之基愈無替也余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得半而遺全者也夫仍世父子以儒相則有若漢之韋賢玄成

者矣大臣至爲天子所尤異絕百寮而禮之則若張安世延壽者亦可謂盛矣然而安世之後不免有幸臣而韋氏雖傳國數四亦不復有聞人焉何哉蓋榮業者氣之所爲其氣不由昌明雄贍而來不足以敦大而成裕而事不積於細微功不成於至困則雖負高明絕異之質而亦不能自拔於人人故國憂所以啓聖而家難足以興賢自古及今不易之理也人知張公之襲舊澤爲名臣而豈知其經歷患害以至於斯有單門素士所不及者乎公爲文和公之世嫡文和公雖不治生產子孫猶用顧藉遭遇粵匪而其家始蕩然無存公之大父颺寧公殉節城閒公乃茹忍至痛詭隨賊中得含斂然後以宵夜縋城而出墜人積中竟得生求親而共匿無幾贈公又下世獨奉其母夫人以

居蓋至同治三年舉江南鄉試而公已備歷百艱矣十三年成進士年且四十餘論者謂宜亟亟焉筮仕爲門戶計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哉竟歸事太夫人太夫人之病中幫廁膾自浣滌之數年不衰服除始以道員需次直隸及天子授公爲通永道大臣皆以公系出二相風采隱然異日公輔資也而不知其由困苦篤行來也我江西吏人之始見公皆嚴憚之及久而承事則公固勤勤懇懇如父師然不知其爲貴人也事無鉅若細皆手自料簡而身先之又若不知其爲大府也酉戌之閒天子懲於夷患奮然欲更新詔書日三四至公則事事綜核名實纖悉無俾遺其後天子有疾諸所建置罷不爲而公之勤劬猶昔不以世變異操其素所樹立者然不可易也今者四夷乘我之



稍懈而亂中國以煩公憂以至天子下詔痛罪己而小大民吏皆不敢偷焉悅樂其生然則爲一說以進於公曰公毋憂世變亟也構禍愈大更新愈無難安知我皇上再奠區宇之夙志不成於茲時而聖祖世宗肇造之隆規不復見於今日乎若然則以公之賢且將由疆圻而參密勿紹文端文和之後永爲聖清彌丕丕基也公聞斯言其將不以爲貢諛之常而穆然於家國相維繫之理與盛衰交倚伏之故信有如斯者乎信也則足以解公憂矣同官皆曰善於是乎進

汪劍星刺史壽序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之吉爲我州牧汪君五十覽揆之辰於是君任通州九年矣每年是日州之父兄子弟願樂君者皆欲進

而爲君壽君則時其豐穰無事而亦或聽客之所爲相從飲酒  
爲樂獨至今年而北方亂久不定兩宮幸山陝君愀然不安於  
心誠我邦人士毋言舉觴邦人士曰夫臨觴而不舉者君之誼  
也欲君之貴壽而致祝於君身此我民之私君之所不能禁也  
惟是君之才任公卿而充吾願樂之意則遂欲其究極年歲而  
永永與吾民相依此於頌體爲不宜子宿於文者亦有說以處  
此乎當世曰有蓋太史公憫漢吏之酷稱述子產孫叔敖之治  
行以譏切當時而循吏之名以立及孝宣帝起閭閻知民所疾  
苦謂官數變易則下不得安故二千石有治理著聞者輒璽書  
勸勉增秩賜金或至關內侯而公卿卽由此選焉漢之循良於  
斯爲盛然自班孟堅所稱王成黃霸之屬已不免有僞飾增加

冀蒙顯賞者矣由斯而降與於斯選者代無幾人而誠否且不  
可知何者上者不能無以喜怒愛憎去取人而士大夫希世進  
用之心雖賢知不免治道萬端而莫罄惟久於其任爲最難也  
明一代循吏首推況鍾鍾知蘇州至十九年之多聽轅門鼓吹  
送女者曰吾來時此女方乳耳故鍾之利於民則吾知其誠利  
於民也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方我君之初來則亦不自  
意其能如斯久也日汲汲然進州人而討之築五壩祛百年之  
患清保甲選士而分屬焉通官民之閔窮僻遠之姦興復至聖  
廟堂之雅樂月肆而時習之豪宗巨商爲不利於吾民者抗而  
復之自城隍以至公廨無不修自教養大政以至官醫義渡無  
不爲故君甫來三數年閒有明旦日昃之勤及是而興作亦稍

稀矣君豈惰於昔日哉此乃君之化成而行治與我民相安於無事時也北方靡爛江表宴然而通州尤號爲極治大府臚君嘉績上之朝仍乞天子弗召獎勵留治如漢宣帝時故吾人之幸蒙茲休則出於上者之賜也君亦愛戀茲土無欲去之心吾嘗與君勘沿江之沙經行林木晝藹中童穉拍手而歌盈路吾笑謂君得一州而理如家人父子之相愛雖平世猶甘樂之矣君雖巽辭不勝顧未嘗不深韙吾言也然則遂充吾意祝君之恆久於此如明之況君幸也國亂平而時復康則自今以往且歲歲爲君壽焉寧非古之所謂吉祥善事者耶而君豈有不樂聞者耶我父兄子弟皆曰然遂書以進

范伯子文集卷第九終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

通州范當世

草堂先生墓志銘

先生有李白杜甫氏之胸襟而無其遇故其爲歌詩殆微至矣而放浪奇肆不可以僞爲也先生亦知之而絕不爲故其詩無假象焉爲人一如其詩同治九年吾與先生長子磐碩選入學始識先生十二年先生試爲選拔貢生優等與於茲試者惟磐碩一人先生曰吾危欲失之自斯不復進取光緒六七年閒吾再至先生所居呂四場其時吾已遊事張劉兩先生以所業質先生先生欣然亦令磐碩出遊而送之河干日子其一與公之無吝於時晚陰晦吾微見先生送我有涕痕故每念之也悲夫

士一去其鄉而遊則如以船筏著濤浪閒惟風之所使如傾豆盤而散之地遠近莫或得自置焉者雖以我與磐碩之互相持然視先生純白無過之體不逮遠矣而先生顧猶以不遊爲恨先生前此每年一至州尋吾父爲笑樂間亦和歌以相娛及吾父沒先生來書曰吾不哀若父吾不忍見若兄弟也蓋先生亦篤老且病矣先生姓李氏諱芸暉草堂其字通州靜海鄉之世族也有詩殆二千首娶於江生子安完宗安卽磐碩今易名審之進士總理衙門章京用北亂走歸得侍先生疾書告當世曰吾父雖疾甚神明湛然誠他日必肯堂銘我而季直書之故吾急次先生大畧而系以銘庶及先生見也銘曰

此純懿之人詩載其神墓藏其身閱千萬世其永珍

公祭草堂先生文

年月日范當世等謹以羊豕肴酒祭於草堂先生之靈曰嗚呼古之君子臨老成之喪則莫不痛惜豈有他哉年華易於彫謝德業久而消磨天禍人敗傷殘實多故行輩日上而名節亦與之嵯峨者此乃百中而未得一焉有之則足以鎮壓流俗而挽回十一之頽波惟先生之行誼應漢時之儒科比投老而不仕養無窮之天和詩無怨誹醉不飲嗒悍夫當之而色緩僻士不能以行頗昔揚子雲推蜀嚴之德以爲隨和無以加也然則如先生者亦寧非通州之寶玉而忍見其沈沒於山阿屬當端剛之亂萬姓困於網羅仁人志士有淚如河人亡國瘁重哀奈何陳辭釃酒以寫滂沱嗚呼哀哉尙饗

孫芸軒先生哀辭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孫芸軒先生年八十四卒於家其故人之孤范當世哭之慟曰嗚呼今并求若似吾父者而不可得矣方吾父之初喪公屢就而撫視我吾見其坐而鬚眉動則長號不能以自休然其後亦愈慕見公公熟於葬書吾父之葬也大風雪中從始迨終視惟謹公長於吾父者十年莫敢當其勞者公故隆然自以爲誼應爾也閒餽以酒二樽公則親來反其一公徒行不以杖必固請然後得以輿送之前公歿之十餘日猶聞其日臨視保嬰事而皆以輿則竊憂其衰無幾而公歿矣公爲人篤於親敬於友朋自同光以來知吾州者皆禮請而屬以事公不甚媚悅人亦無取怨惡澹然而已吁今天下



變益亟矣老成之人舉無所用於世非老成之過也公嘗從吾家步出門吾從其後凡吾州之道路皆亂石崎嶇不良於行吾謂公誰始此者公曰此豈無用哉譬城圍而力盡令下取石子搏擊猶足當勝兵數萬人俾後生聞之將不笑公言爲太迂乎吾以是歎公之誠而益以悲世也辭曰

惟范生之里處兮有父事之一人屬傷悲於陟岵兮益慕類而拳拳夫何後先祖謝兮曾不越乎兩年謂老成不裨於時用兮奚以憫夫俗尙之推遷彼考終於叔末猶太古之歸全縱無生而何憾覺生者之可憐會顛連於亂世重孤兒之咎愆聚私衷於公歎藉一辭以傳焉

奉府君入忠孝祠告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朔日乙未長子當世謹以羊豕告於顯考  
府君之靈曰昔者府君聞人之稱孝則掩耳而欲逃迨府君謝  
賓客而大夫君子遂以府君之孝行列上之朝且曰此彝倫之  
公理不容聽其揜遏而不昭今朝命下矣春秋典祀與忠義爲  
曹敬從有司之後奉府君之神主往卽於次而不孝之去府君  
也乃自此其益遙哀哉尙饗

代汪州主祭文

年月日知通州事汪樹堂謹以羊豕告於孝子范君之靈曰惟  
君之孝德兼百行而有成堂得與於褒揚之列亦庶幾乎守土  
之光榮國家忠義孝弟之祀列於至聖豆籩之次例得以學政  
代行而堂與君有一日之雅故於其入廟之日不可不親陳奠

學以安君之靈尙饗

贈封通奉大夫浙江候補知縣林君墓志銘

無錫林君稚眉爲其伯兄之事狀而張季直持以授余曰子其爲銘之稚眉吾所知蓋可信也其言曰吾兄自十一歲從吾父宦江西遭吉安城陷而吾父方被寇圍於信豐吾母奉吾大母提挈稚弱日遷徙無常吾兄卽未嘗不獨留居後屢瀕危而獲免旣免未嘗不力學年十九則之左文襄所部王開琳軍從征江西皖南浙閩遂至廣東於克復嘉應州敍官知縣臨當之浙江而吾父誨之曰汝不貪吾信汝汝第無濫交無忽獄無巧宦以競名而已於時吾兄甫逾冠大吏少之及試以事未嘗不辨治年二十五則遭吾父之喪吾兄雖甚哀至其營葬事一木一

范伯子全集一文十

四一芳洲精舍校刊

石皆手自置也服除反浙遂署青田署淳安會稽桐廬兼署建德署東陽永康凡歷七縣所至皆以治獄爲兢兢務無以聲色加人而不得其情或至通宵不寐於會稽治一因姦服毒案七晝夜而情得好事者至晝以紀之於青田也遭旱荒米商居奇吾兄自以錢糴寧波米至而價立平於淳安也民旣被水災吾兄則多爲之方以救瀕死而桐廬居萬山之中溪水往往暴漲沒田畝吾兄因創築保禾壩而桐廬至今無水患焉東陽鹽商歲與令千金吾兄移以給東白書院士子去東陽一年復奉檄往治獄民士依依泣過於去時及去年而吾兄卸永康將以省母江寧寓廬大府留治衢州之亂案吾兄以其事鉅而冤衆也適患疾日扶携而入讞局案雖以結病竟從此不可爲亦竟不

能省母彌留之前夕而永康之人有來營求吾兄再任者雖其愚亦以重吾哀也稚眉又曰吾兄之友愛非常人所能吾其撫吾弟妹至數十年而未始有閒言今也吾兄無子而子吾子吾以吾所例當得之封貤封吾兄嫂何以加於兄哉嗚呼稚眉言摯矣吾以謂君生於亂世卒於亂世四五十年之閒內以行其孝友於家而外有一二及於氓庶其於爲人亦何愧之有耶君諱志仁字少眉所著詩曰心齋吟草蓋亦自號爲心齋先世安徽婺源人至君高祖始遷無錫遂爲無錫人曾祖諱光鑿太學生鄉飲大賓祖諱昌儀太學生考諱祖壽官江西宜春縣知縣三世皆以君弟志道貴贈通奉大夫君弟二人志道志禮志道卽稚眉也官直隸候補道君初娶張氏繼娶周氏皆前卒妾錢

氏亦無所出君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年五十六卒於杭州稚眉率其嗣子祥慈奉喪以歸卜以八月二十日葬君祖塋迤西戴家山之麓酉卯兼庚申向以周夫人耐銘曰

君有兆姓吏爲歸父有衆子兄焉依令縣縣得良吏而家家遇賢兄何民困之不蘇而人才之不遂耶哀君之爲不顯於世我銘昭之以慰其弟

誥封一品夫人萬母田太夫人墓志銘

吾友萬星濤之母田太夫人卒於漢陽里第吾夫婦旣各爲輓辭付郵逾年星濤乃命其僕抵書通州曰吾爲吾母相地得葬有日矣必吾子銘其稱述母行則曰吾母自十六歲來歸虔事我大母朱太夫人至百歲而終未嘗一日不當其意始時吾家

已中落遭亂益以貧窶而吾父竟賴吾母之助并力復興其家  
及吾家稍裕吾父則壹樂分財與人吾母益與同志閒乃曰今  
之士夫勇於據財而怯於爲善甚非爲子孫長遠計也故吾父  
所施於鄉者數鉅萬矣父沒之明年今湖廣總督張公創兩湖  
書院而困於財吾母立出其所蓄六千金命上之曰張公此舉  
大有造於我楚人吾但願若曹多讀書不願以多金遺若曹也  
其歲時振卹戚里孤貧或皆不俟其自言且未有厭其煩瀆者  
嗚呼星濤之言是也以吾所知星濤之徒友其始半皆窶儒星  
濤時其急請於太夫人而厚周之至再至三而不厭星濤顧不  
肯言耳曩吾夫婦送女至江夏太夫人悅吾婦而留之命酒而  
促之飲醉則示以盈筐之柑曰速若醒爲我說古記也去則惜

日安得越數千里而與若言其愛樂儒文出於天性此宜星濤兄弟之學成邁衆而得朋多也星濤官江南太夫人既就養及去年六月京師急江蘇巡撫檄從勤王太夫人遂促之行而自挈兩孫還漢星濤既罷不行檄護蘇松太屬教堂道聞太夫人病而走歸太夫人猶怒其私廢公也然無幾卒矣星濤之父曰贈榮祿大夫知府銜浙江補用同知諱正緝先太夫人十一年卒太夫人卒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七葬以二十七年某月某日某某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大璜中書科中書早卒遺腹一子昭度花翎候選道今爲承重孫次中立舉人三品銜江蘇候補道卽星濤也次琨由廣東海豐縣知縣改官三品銜浙江候補知府女二人長適舉人德安府學訓導呂



璜次適監生張光顯早寡諸孫三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女學廢矣坤無儀有鬱厥德天成之每曠一遇福不貲舉所附  
著咸受施子姓食報真其遺孰居儉約忘銖錙誰薄富厚勤書  
詩惟母有德人盡知吾爲銘之千世垂

誥授資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朱君墓志銘  
故通政朱景唐先生之季子輯齋刺史筦榷通州旣年滿則歸  
葬其伯兄詹事君而過以銘辭相屬余嘗以輯齋安雅不類世  
俗有味乎其人而因想見其父兄之德又嘗從吾師張廉卿先  
生受其所爲通政公墓刻之文而審其世次矣銘固莫余宜按  
狀君諱琛字獻廷一字小唐實爲通政公之長子通政公卒時  
君年才二十五貧至不自存然且畢葬其八世祖以下十三棺

以卒父志而身自依江蘇學政從校文爲活比鄉試中式而泣  
則同治九年庚午也辛未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一  
等授編修乙亥大考翰詹二等賞大卷江綢充廣東鄉試副考  
官丙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午浙江鄉試副考官癸未一歲中  
累遷至洗馬乙酉轉侍讀丙戌補日講起居注官戊子京察一  
等遷庶子己丑遷侍講學士賞三品銜庚寅會試同考官轉侍  
讀學士辛卯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壬辰晉詹事癸巳四川鄉試  
正考官甲午正月賜宴慈甯宮頒賞珍物旋以京察休致君立  
朝不務爲表襮循分供職亦不妄有所言傳於人者獨戊子請  
罷修鐵路以安畿輔庚寅順直水災請賑卹兩疏而已其留中  
不發者雖所自訂年譜亦不言其何事也私居危坐則臧獲莫

能測其喜怒而自名其齋曰觀所養尤篤於友愛自通政公在時兩弟瑜瑞皆君自教之厥後授室入官君亦勞之如父乃至女弟及諸姪女適人者於其生有子女及存若沒欣戚皆見於其書君既休則主上海龍門書院而君次弟卒官湖北哀之成疾輯齋筦權如皋閒月則兄弟往復相視又約許氏妹同居江寧至寧兩月而病卒實歲丁酉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嗚呼君德人也其致位通顯乃以聲律對偶之文不以其德而去之亦不以其罪所從來久矣然自君休之歲而有中日之難繼之以戊戌之難庚子之難禍流搢紳衣冠掃地而科舉亦因以變革求復如君家父子仍世雍容蔚爲太平之文學胡可得耶而以先師之銘通政公至余今日而銘君二十餘年之閒世

變遽已如此亦重可悲也君初娶胡夫人生一子二女皆殤身亦感疾卒君以次弟之子祐蕃爲主後將婚又殤繼娶方夫人亦無所出臨沒更命以輯齋之子某爲主後葬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某月某日某某山之原銘曰

君涇人貫貴溪葬父南陵卜爲之宅靡有定東南陞卒葬於涇無不宜厥考相望其勿悲世有令德人所思更閱千世無或隳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終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一

通州范當世

馮君開父墓志銘

君患瘧閒兩日一作作已而起居飲食亦漸復焉一日甫已而友人王銘勳病危君走爲禱求方又頗爲營喪具勞兩晨徧走城之四隅比患再作而竟不復起然前君沒之七八日沙元炳金鉞等輩卽其家置酒壽君七十君猶起步室中而君子明馨且乞言於余及余送王銘勳喪柩至南郊還過君門君旣小歛矣明馨泣言君所以疾甚且伏而號曰不圖不得先生壽吾父乃侯先生銘也嗚呼悲夫余銘君固宜君旣老困不遇家又落不得發抒其意時或爲小善無足道者獨余十四歲從君爲文

會君雖貧猶愛樂文士君配包孺人尤信重余時時提明馨而  
詔之曰汝視若也於時明馨僅數歲而其後竟能讀書賣文以  
養其父通於四方賢士大夫以宜其父母之隱德惜乎包孺人  
之不及見而君固已身受之余亦從而悲樂之矣君又忘身以  
徇人之急其信義足以取重於人人是宜有銘銘曰

通州世族曰馮氏運昌其名開父字歲在辛丑九月死七十逾  
期十日耳鄉人立諡誌君美宜著令德賴有子孰式君墓吾銘  
視

題黃漳浦手札

往祝稚農來吾州州人或相驚告謂其以番錢七十枚購黃漳  
浦遺札七通蓋出於某氏之所藏而惜乎其子孫不能守也稚

農則亦迫於行而索題於潤生及余遺此卷而去余發而讀之則所謂七通者東厓相國之所輯至陳恭父題此卷時已但有五通不知彼二通者何日而亡之令艱貞之餘情事不備重可惜也潤生既有詩余與舍弟治行未遑暇旣行及於州南九十里之丁堰讀延卿會泊孤臣獨夜舟之句因以求信國公之遺迹而不可得蓋其時特經由吾州而渡海而吾州人遂處處祠之此誠出於秉彝之公好亦由其土之僻或曠隔數十百年歲而無瑰瑋絕特之士生於其間故慕想盛名之彥而願其得與於斯也潭浦明之信國也雖其足蹟不至乎此而發視此卷則精神涕笑如親對焉亦寧不重可寶耶由州而適縣猶吾土也稚農其永葆之

題正定王氏家傳

王道農司馬示以所爲正定王氏家傳余受而卒讀之曰懿乎哉五六百年仕學相承之世家近代所稀有也以余所見獨桐城姚氏先德傳則亦自明以來縣縣延延至於今不絕差爲近之姚氏之先達大率以難進易退爲立身之本故其科目雖盛而利祿之際常不取盈焉余觀王氏仕宦內不過九卿外不過監司而司馬之述其祖訓益懇懇以家道之升降由於天爵之盛衰其風彌近古矣獨其不甚以著述爲事而司馬之曾大父椒園先生與其世父梅叔先生所學並以釋氏爲歸而司馬亦有跂想眞如之歎以與姚氏之以文學道義爲世範若不相似者然顧吾友嚴幾道之談西學也嘗推極於西方之教宗而至



妙必歸於佛釋了盡空無未有如佛者達識之士通於佛之說而知一切皆幻惟意爲真卽意成空因空定物務令意物之際不隔一塵然後不負其爲我遂乃舍心性而談形氣而格致之事興焉然則因佛理而進求之世運且以更新不特謹守之足以善其家也司馬亦有新家之意乎吾知其進子弟而教之必更以余言爲可採矣

答桂生書

桂生足下承書乃在里中爲舍弟治行卒卒不遑暇然且與內人同讀兩過讀已而藏之衣櫬冀得閒復也終竟無閒遂攜舍弟至清江濡滯累月而後遣之行身亦還里度歲篷舟風雪中至無聊賴乃取尊書復讀顧不知足下之尊字書所稱吾故人

諸研齋蔡君齋等輩其時皆未嘗道君而道君者或去年南昌  
所值之蔡公湛耶如嘗道君而我忘之則亦荒矣他日必以告  
我書中約兩事一以文見詢一以佛自喜文則吾不敢謂不知  
有論文之兩詩別紙寫上而君試參之佛則吾未之學也然卽  
君所求於我之文亦故我而非今我我之今日乃獨皇然於西  
學之合乎天理周夫人事而視我向者之所爲幾不成其爲學  
且其爲道深博無涯涘斷斷不盡於已譯之書而年老舌鈍不  
復能往而自求則因以責之於吾子望之於吾徒如秦皇漢武  
之所謂三神山未能至而必欲甘心焉者殊可笑也足下乃求  
所謂佛則亦知佛者乃西學之所從導源否耶往者西人之談  
心性也至佛之說出而信其無以復加矣佛言空則真空也佛

言幻則真幻也空幻之至而身世盡歸於無有以不可控搏之身而居此不必誠有之一世日日而不已則亦如何而遣之是故西人曰不可控搏者我也不必誠有者物也而覺其爲我而覺其爲物則非物我之能自名而純乎爲意之所指也就意之所指而一往求之務明其所以而至乎其極則形氣之事興而格致之功成成焉而不可敗操之而不可使得而遁此西學之所以爲定詣也此乃吾向者之所嘗揣得吾友嚴幾道之傳天演而益信焉者也足下之所謂佛其純空之佛耶抑可以反而策焉者耶謂西學周乎人事乃今則亦什伯其人矣謂其合乎天理此則區區一往之謬說而同者乃不過二三也然居今日爲後生言則宜切是非而無所容於客氣亦不得因罵譏而回

惑故吾向者之所謂文乃但可爲賢豪之餘事自憂自喜而不可概之於後生卽足下今者之所謂佛亦但可爲高明之極境自性自度而不可概之於後生者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書末乃謂孫伯滂私淑吾詩而忽焉已亡可爲流涕佛說信矣足下益以人命短薄爲憂然西人作事不顧修短但取賡續吾亦有詩曰作述從容要三世賸容泣導後生來此又足與君言相發否欲見無時用此逞臆當世頓首

列國歲計政要序

白振民孝廉吾州之俊異士也吾友何眉孫羅而致之南洋公學蓋以爲大師焉眉孫歿而總理南洋公學者一歲中數易其人沈君子培亦嘗尸其事子培蓋吾友張季直之所嚴事而吾

向者私引爲同類恨未得見焉者也然振民斯時乃獨辭公學而去吾竊怪之猶以爲意氣之適然耳及余至清河人有自上海來者言彼閒人士倡爲自由之說其禍爲最烈而振民若爲之巨孽余誠怪而不信亦無以相難也歲莫歸里而振民來相勞問出其所與傅孝廉張訓導同譯之書曰列國歲計政要者請序於余余觀其書蓋強弱多寡之所著驗而是非得失之所從出其理昭然於事物之際而苦於東西人之不相喻非譯不傳振民爲之是也其譯例若曰書爲吾國譯也獨置吾國不述焉不可而悉從其序則吾且自儕於列國益所不安故謹譯大清一篇立於上篇之首而次乃及於亞細亞洲余深韙其說振民又以皇室一條屬余爲審定余觀各國篇首於其侯王君主

生出本末皆詳係之傳君從其例而書之益慎殆不可移然而書爲我國譯也吾國人之戴尊親周於婦稚此亦有不煩質言者乎振民亦深韙吾說吾因以窺夫振民辭氣胸臆之閒其去曩人所謂自由者亦遠矣然而重得此謗者何也自古文人學士之相非薄其激極遂成爲黨禍而方其萌動乃常起於隔而不相知一言一事之外迕與夫一二小人之奸其閒皆足以生此也方今天下狃舊者亦稍稍盡矣其將出而輔相公卿議維新之政若子培者不能十數卽振民者亦豈能百數哉而苟其猶有前者不相知之患則吾得仿譯書之例而爲之通其意曰處乎今日之勢年至四五十以往若子培者多憂多懼而並不見以爲可喜者也若夫年裁二三十以來如振民之留心於君

國亦憂亦懼兼一自喜其有爲者也少年能深體老成之憂而老成益樂用少年之喜事卽何往而不可爲吾序政要兼及於斯以匡振民且以就正於君子焉

劉旭初之母壽序

吾少時往來東門市上與吾友劉旭初始相見也則心異其人問於先君曰彼何此居闐闐中而神宇疏秀若此先君曰此舊冢子也汝不聞徐清惠之微時論婚於劉諺呼之爲劉百萬者乎其實劉氏之方興乃以文學治行聞於時而藏書亦最多不以富也於是先君遂有意乎旭初之爲人而余與之交久爲益熟迨今且三十年矣旭初已能教成其二子爲高材生而身亦致產數千金養育親黨施及於其鄉鄉人推之爲老輩矣一日

而旭初於曹好之所在忽毅然其決絕之若惟恐不勝焉者吾笑而言君年長於吾何所懼耶君感然曰懼母氏之見責也於是余乃深悔其失言而因以知旭初之賢蓋非特種性使然亦其沾濡於母教也傳有之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言根本盛大雖傳之久而衰歇未有不復興者也詩有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天祐君子之族類必錫以女之似士者而後子孫從之而賢也乃者西人之言理亦往往與吾之古籍相發故其生學家之說曰人之一身常有物焉轉附於其子孫延延代趨於微異而不可死或傳之累世而忽有極似遠祖者焉是謂反種此貴種之所以爲寶也而陰陽牀合之閒又必其相宜而相劑斯其種乃日進於良夫所謂貴種者何耶學之精且純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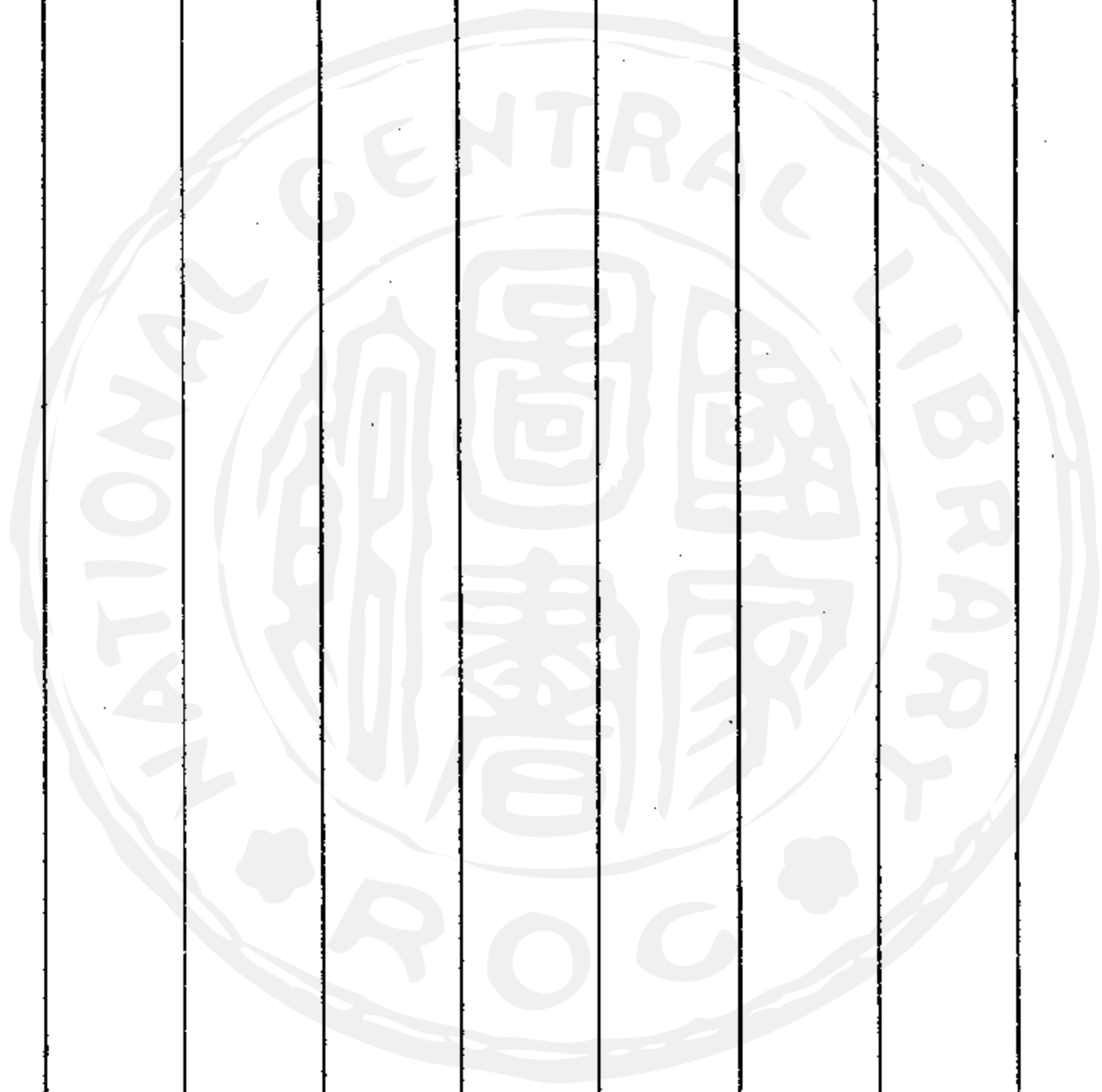


積久遂成爲定質也云爾所謂相宜相劑者又何耶德之精且純焉而積久遂成爲定性也云爾萬品之差皆原於質性而成於學此學校之所以當興而女教之所以尤汲汲也今太宜人旣以其純淑之德作續於舊門力能振起衰歇而勗成其子又篤其孫此其巍然登壽八十信可以賀矣而眇末小子更舉一觴爲太宜人無疆之慶者則以今天子興學之詔月三四下羣公卿士奉行若不及而今而後太宜人之孫若曾玄者遂可以無人不學無世不學而劉氏之宗乃至一興而不可敗也豈非古所謂吉祥善事而太宜人實親啓之與其爲樂豈有涯與旭初方將率朋以助敬願得將吾言而偕進也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一終

范伯子全集一文十一

七一芳洲精舍校刊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二

通州范當世

通州小學堂宗旨

學堂何爲而作耶皇上懲甲午庚子之屢敗變法求強而決然行之者也夫爭強莫如以兵強兵莫如以富何爲而必出於學曰此其先務也兵且有兵學焉富且有農工商之各學焉自今無一事可以不學此特其普通之初級耳選學童而爲之者蓋曰立國必資乎人才而培才當始於子弟立教必徧乎全國而變國莫先於秀民也凡爲學堂之大綱有三智育體育德育是一事也人國婦孺之所知而我之老宿不知一名也人國僕隸之所諳而我之公卿不諳雖欲開通全國其道無由此謂智

弱人皆廉信而好潔我獨貪詐而喜污大而服官行軍名實之  
聞小而日用道路之際常被外人之恥笑而會不自知其所由  
然也此謂德弱人民之精神國家之血脈也人國合兵民文武  
爲一而我以好勇尙力爲羞勤惰之習分堅脆之形成不待臨  
戎而勝負決矣此謂體弱皇上憤欲變此三弱者而轉爲強則  
舉天下之士農工商概納之於學然則遂用西法耶非也凡爲  
智育者智之事也凡爲德育者仁之事也凡爲體育者勇之事  
也此中庸所謂三德也而且有書數焉智育類也有禮樂焉德  
育類也有射御焉體育類也此孔子所謂六藝也三德之所彌  
綸六藝之所擴充而一義行乎其中焉一義非他忠愛是也去  
家庭之教育受國家之教育凡以爲國家用也修身入羣以講

求一羣之公理而後可以敵他人之大羣此在各國之立學莫不皆然而況皇上含積年之痛洞然於全國腐敗之故猝欲與人爭而不可得則不得不沈思一往望之於學堂者乎是故學者非盡去其故以與萬國求新不足稱皇上之意而苟不惟本之求而逐其末忘乎內之痛而慕於外則盡驅人適異國可耳何貴乎有學堂也願爲學堂之條例則甚難矣自中國外各國之人無不學者約計其學年則四五歲所居曰蒙學校七歲至十三歲皆謂之小學校而有尋常高等之分十四歲至二十歲皆謂之中學校而有尋常高等之分過此則分科大學校終焉人一榦而上居學校且二十年而秩序釐然不可紊今明詔所謂州縣小學堂蓋人國十一二歲之高等小學校也而尋常之

階級未經并宜有十歲以前之事顧其所選爲文法較優之學  
童此卽不容以年限而術之當改知此者纔十二三焉粹語高  
深旣茫然有所未喻概從淺易復傲然自謂已知且羣經爲聖  
哲之歸法宜至中學始爲深語而不免滋守舊者之疑外國語  
亦專門之一法宜待中學始議博通而無以鑿求新者之望緣  
俗情之可否而遷就之是謂苟且苟且不可爲也度事理之行  
否而變通之是謂權宜權宜不可不慎也州雖小乃天下之積  
學堂雖小居衆學之先自我爲之敢不重耶是以警念皇上變  
法之苦心推原聖人立教之本旨務俾諸生開通良知以受衆  
美毋若俗士矜惜舊習而塞新機我亦數十年讀書之人曾無  
一二端爲國之用茲爲可痛豈容諱哉勉竭愚誠以定宗旨且

設爲十目於普通亦備專門酌分數班由尋常而至高等但使進而能接大中學堂之程度而退不失爲蒙養學堂之楷模斯已爾

記如南老人軼事

老人諱延齡字大年通州馮氏康熙閒通州隸揚州府州錄老人學僮第二送試於學道於時取進入學者例須納棚費十餘金不者或言雖旣得而猶奪之老人偕往之四人皆前列無所取貲老人探囊計足四人金謂四人者曰予不爲士猶能爲商公等舍此莫適矣夜分金投四人牀亡歸自茲弗復進取至乾隆二十五年老人年八十餘遺教析產猶言吾澹於榮利無所積以遺子孫而未嘗不遺之以安好書令辭篤雅君子也光緒

二十八年老人之第五世孫澂得老人書敗麓中以示范當世且曰幸先生記之范當世曰老人之欲貴其友而自沒也乃不知從其時到今著於學官之籍者已三四千人而四人者卒莫能紀焉及若舉老人之風義以傳於世則一二人而止矣人顧何爲而不自喜耶

秋浦雙忠錄序

余八九歲時聞父老之言黨錮問何以爲黨則曰若子之先太蒙先生與顧憲成高攀龍講學赫然稱東林黨人者是也余不忘其言久之乃得竊從人家窺明史諸傳未嘗有先人之名私謂此父老夸耳及至十五六歲讀先公之書究觀其本末然後乃知其進不枉道而退不徇於時名彼固不以東林自居其不



傳要無足怪然自其後遇明清之際名家著述閒有語及先公者心固未嘗不喜而夏曦父所刻吳先生次尾東林本末留都聞見錄二種於十年前偶得之其閒語及先公者三事聞見錄所稱徒足以見公之丰采耳其在本末則吳先生以李三才之爲人折衷於公聞公之論而心服焉此最足見先公平生之大概吾故尤寶其書謀復刻未果而去年冬劉子蔥石餽以吳先生文集又以秋浦雙忠錄屬序於余余觀之則曦父所刻儼然在焉此真余所樂序也雙忠云者劉子同里之先哲在宋時有華先生子西先以韓侂胄當國固諫北伐竄建寧園土中已復以卑官謀去丞相史彌遠杖死東市宋史列之忠義至明亡之次年而吳先生以諸生受唐王署卽家起兵被執不屈以死所

謂雙忠者也悲夫悲夫人國之既亡則其勢有若飄風斷蓬之不可控追賢豪長者亦明知之猶欲殫其心而畢其命以爲吾不以捨君父而事仇讐焉爾此其事雖愚而實智乃若其國實介乎存亡之閒用此一人焉則亡去此一人焉則立可以興而此一人者乃遂若崇山大陵之不可拔一天下奉之下士不量而攫其鋒則舉而滅死之如螻蟻然無足稍措意也吾故以爲其謀若智而其實乃可謂大愚是以先公有鑒於此立朝無幾彈一奸相不果以爲吾不可以復苟祿遂去而還其鄉專以教化風俗自任而冥心時局者四五十年啓禎之閒削奪遷擢如弗聞也者人號之爲真隱公其樂以隱終乎哉其有所傷心於此矣雖然華吳兩先生之所就匪以爲名而各致其一死以動

天下羞惡之心以爲黨奸事讐之大戒此卽先人不願三公之意也此余小子所以反復於茲錄乃不覺沈思而泫然也

### 聚學軒叢書序

余臥病江寧寓廬劉子蔥石使人以一車書至曰我有五洲巖編譯叢書之選今姑以朝鮮近世史往而子觀焉我有聚學軒叢書二百五十一卷今畢以餉子而子爲我序之余讀所謂朝鮮近世史者旣終篇則哀悲涕零脅痛轉加乃泛覽聚學軒之叢書取其近吾性者六七種以忘吾憂而陳本禮氏之太玄闡秘且讀之一字不遺兩日而後卒業乃作而歎曰孰使吾國開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猶不過百一而全國之民至今猶淪於闇昧之域則豈非文深之過耶顧文不深則不能歷久而長

存而聖賢魁雄之人常深構其道與精載而之乎萬世於一世  
二世之毀譽愛憎曾不稍措意者以能明此道者鮮或曠世而  
不逢其人也嗟乎嗟乎又孰使中人以上之資壹自腐於聲讀  
故訓之閒頭白而不悔不但忘其身之別有事乃至并不敢以  
作者自居則豈不因六藝文深舉所謂千一百一之人才盡湮  
關於此耶夫百一乃至於千一既無論矣閒數世而有萬一之  
人出焉則此人之所爲又必訢合於前哲人之所云云不求近  
知也而轉相待所謂後世必有子雲之一語不知其爲悲爲愉  
者也蓋六籍以後惟獨楊氏之文尤號爲至深吾向者嘗與吳  
冀州共讀其書矣至兩皆釋於心則相視而笑一日冀州問余  
以劇秦美新何如余曰此必子雲潛爲之而未上者上則不待

閱其文卽劇秦美新之云莽已殺之而有餘恨矣冀州欣然於是乎有讀符命之作當時固不知有陳氏之書在今觀陳氏之於玄節解而章疏之何其智也然陳氏知玄爲刺莽而智不及於美新亦曰此不能爲之諱也云爾豈非雄文至深閱千數百年而遇陳氏猶有一二之不能盡明者耶前此二十年吾與冀州教授於北方皆以深文爲教後皆悔之或至相向作危苦之言以爲吾與若之所爲皆不成其爲學此則今之慕仰冀州者所不知也劉子之於世可謂憂深而思遠者矣乃其述此刻之緣起則曰吾刻時務叢書而深有懼於古刻曰亡舊學絕續之際竊謂此可無懼也果其書有不可廢者存則自今以往吾國萬一千一之人因國文而普通由普通而深造其必有餘力從

容從事乎此使道愈美而文益珍焉劉子年未三十已博通中西而優游及於邃古非其人耶吾故樂爲序之以明吾嚮且願後之撫是刻者皆不徒然也

周玉山中丞壽序代

日者僚友來請曰周緝之觀嘗將以發歲正月初吉首塗之山東爲其父中丞公及其母吳夫人稱七十之觴江南同僚謀因緝之獻壽於中丞公而屬其辭於光燾且爲述公之治行與夫人之懿美甚悉光燾曰夫人賢固也周氏諸子之顯貴而有儒行海內所稀有也身爲臺吏則不顧其家非得賢夫人焉持家而訓子鮮有不及者矣周氏諸子之賢夫人之力也此宜公之所顧而樂也若夫稱道公之歷官行事則余竊謂此不足以爲

公壽也已公生平得力在治河而其尤嘗殫心者莫大於治獄此在他人得一皆足以自爆於天下而公名臣也自公視之皆分內應爲之事無足爲公言者至其始終贊助李文忠公與列強交際從容尊俎之間折衝瓊牙而最後之責列強退師收還天津且聲與淚俱感動外人天下賴之比之諸葛忠武之有替人焉此則凡今孺子所能言而自公思之轉有傷心涕零而不可道者今日爲公樂則余益不欲以此爲言無已姑就余所聞公之軼事而聊且述之以志余之低徊焉緝之試爲我詢於公曰我聞公之爲直隸按察使也嘗處一縣令既定讞矣而其人熟於吳京卿摯甫京卿於時方主講蓮池書院其人則京卿故人之弟而京卿實庇佑之以贍故人之妻孥者也用是頗入其

人之言爲求解於公而公弗許則益據其言爲書以達於總督李文忠公文忠爲致其書於公曰摯甫不妄言者君覆之可乎公乃條其事之本末一一就吳書而斥難之以復於李公李公大韙公言謂京卿曰子所言者情也而周公所持者法也吾不能屈法以信情獄遂定他日京卿由保定至天津從文忠讌語文忠問曰屬見周公何爲京卿曰彼其好學爲不可及也曰好之何如曰吾見其日讀漢書有常程且壹皆筆讀之無或閒者於時文忠方日覽管子笑曰吾隨過而隨忘之不能若彼之勤矣他日文忠遇公亦笑而道此光燾竊嘗聞之友人歎息以爲三美而公及今猶憶此否耶公之待遇僚屬風采一若文忠公則吾不知今山東之監司亦有守節不撓若公之往日而公遂



屈己以從之者乎吳京卿者今所謂教育家也公之興學於山東禮羅碩彥則亦有虛明博洽若京卿其人者乎論者謂今日臺臣之禦敵已無復善策之可言惟有得人以講求吏治得師以興學誠求於根本而機亦自轉此宜力所得爲光燾顧日夕求之而未有當也公其何以教我哉吏有從山東來者言公按部時就輿中爲長句而屬吏人人誦之則有某觀警者時其歲晏無事和公詩以呈公不省曰汝視我猶能談此耶有高策妙謨則幸告我矣用是益知公高曠之懷實能遠寄之寥廓之外而深憂獨念以勤天下愈有非衆人所及知者光燾與公並處危時復何忍飾詞以相媚悅惟極知材力之不逮而又差幸壤地之相接恨不一釋負擔從公而舉觴因得從容問天下計也

一  
緝之他日還江南其必能以公言益我夫

豐利徐氏族譜序

今年春季直來視余疾告余以師範學校得算學兼體操之教習曰徐由白者甚稱重之明日族子起傑來省余亦言方從由白受算問何因識由白曰是故豐利場人見之於江寧於州之人無不愛尤愛起傑以弟畜之卽家而授學焉且將卜日來見叔父無幾果偕起傑來三揖而進意篤謹異於他言新學少年也無幾又來將其族父曰煥章曰梅仙兩君之命求爲其族譜之序因詢其家世則言其家故以武科爲世業今也廢而家亦稍稍耗矣觀兩君所述之緣起則徐氏自洪武閒遷於豐利歷隆慶而始有譜入國朝凡四修之最後爲光緒癸未旣續定且

付刊矣兩君者之兄曰壽庵者猶以爲未足勞心八年創手稿一千餘紙而病歿兩君雖處約必賡續之以底於成以不沒其兄之勤也噫其可尙也已吾嘗以爲事有變古而之今絕不必吝情於古者有今雖去古已遠而猶必師古之意以爲治者如弓矢校射之爲則豈非三代盛時所嘗合併於禮樂而兼資文武之士所嘗取足於斯焉者乎及乎三代之禮教盡失變而爲強弓毒矢以毒天下無復德讓之意存於其閒又一變則火器興而矢石刀矛舉無所用獨存爲武選之一科而得官且不足比於行伍此豈有毫末不當廢者廢之而朝廷不能一一爲之所或疑於愒矣然如由白之人才乃興於學校則徐氏之所得爲多也此變古之爲利而前之爲者可脫躡去也若夫敬宗收

族此亦由於古昔盛時井田封建以爲治故自天子諸侯以至農夫莫不有宗宗子收族而族人敬宗故法易施而民易聚也三代之不復宗法變而族制與之俱壞風俗每世而愈薄父死而兄弟已不相收無論疏遠而如先文正者乃以贍宗族名千年閒爲可痛也方今敵國外患之來已極於無復加彼敵人者常能合一種之民族以爲大羣而吾中國乃不能合一家一族以爲羣如之何其不散且亂也新學者或不滿於三綱之說以爲非聖人之言吾則愈欲增兄弟一綱以救世之敝彼兄弟迭相爲統則爲人兄者皆務以教養一家爲事而其家久而不散能愛其家然後能愛其族士大夫之賢能者於其一族卽所謂功德之宗也彼士大夫皆務以教養一族爲事則族亦不散而

黨友親故之連結遂有其不容已者然後乃推其愛於一鄉士  
大夫之能力推及於一鄉而亦止矣令天下之賢士大夫皆不  
出鄉而化成於家族愛及於鄉人學校之興又足以整齊而通  
一之羣何爲而不合國何爲而不興哉凡吾是說與少年之言  
自由者不合獨喜兩君承其兄志而合譜足以發余之言而由  
白又名能愛鄉人者故因其請而書之以爲由白永永之勛且  
以復於兩君

顧姓谷先生七十壽序

昔項氏有富貴還鄉之說天下謂之爲其忽王霸之大畧而徇  
匹夫鄉土之見也及至疏廣受父子相隨出關則翕然稱之無  
異辭以爲士大夫進退之節應如此也吾嘗獨味項氏之所謂

衣錦夜行乃深得人心之同然而其理爲不可易非獨帝王卿相也設有天帝神佛於此而居之不知誰何之地則凡民亦仰而視之曰此爲天帝而已矣此爲神佛而已矣其所以得至於此莫從而喻之也人自少而壯各習於其鄉出而遊仕四方則鄉之人耳屬焉比其反而目屬焉觀其所得各道其夙昔以爲樂也出其所有與親戚交遊共享之則甘苦益足以相喻而生人之愉快未有能過焉者也疏氏之間金餘幾取宜聖主之恩爲諸老供具曷嘗不與項氏同指哉顧以知足知止類有道者之言爲史氏所稱美耳然雖至於後世而韓愈氏之送楊巨源猶豔述曩時都門之供張而比方楊侯以重其事豈非晚近士大夫苟得無恥求爲去祿利而還其鄉亦絕無而僅有者乎關

中蓋從古帝王之都而士大夫祿利之所從出也近古以來天下之大勢乃改而日趨於東南帝者不復以關陝爲意及至甘陝分疆而封圻益削於行省中反號爲貧弱遊仕者亦弗忻焉然獨至今上皇帝二十六年庚子乘輿西狩奉慈輦以行詔以陝西爲行在所旬月之間百度草創文學侍從才辨之臣十不一二至而陝西吏士之能者乃人人思有以自見江浙閩廣之從京師走還或名隸陝西而不得往者莫不道上海稱貸以去惟恐後時於斯時也乃獨有挾冠時之文魁倫之才掉頭而不顧詔關吏而東其轅者豈不異與則我年丈顧旌谷先生其人也先生之甫之陝也在歲丙戌先子六十之年先生爲先子稱祝而後行當世則亦爲先生祝曰願宦成早歸留其有餘之精

神與小子戲也及歲甲午先生在醴泉登壽六十當世則爲文以寄引狂簡之思以速其歸而莫敢爲先生必及是而先生之去也凡十有四年而竟來歸相與道曩言以爲笑樂觀其飲啗遊詠之際信乎其有餘也先生歸兩年而當世病作或至累月不得相過往而時聞先生之獨遊人之盛衰無常蓋自昔而有之矣顧每過先生則啓我未航兩同年必爲我設精具留與先生共語爲竟日之歡此疏氏子所未嘗有也吾獨怪先生之在陝西與爲文學契好者若今署兩江總督滿洲午橋中丞公及今陝西布政使樊君雲門江安督糧道胡君研孫茲三人者皆頗奏功能於行在渥荷慈眷於翱翔於數年之中令先生稍留而與之共事其所當得豈與彼什百君子驟躡一兩階者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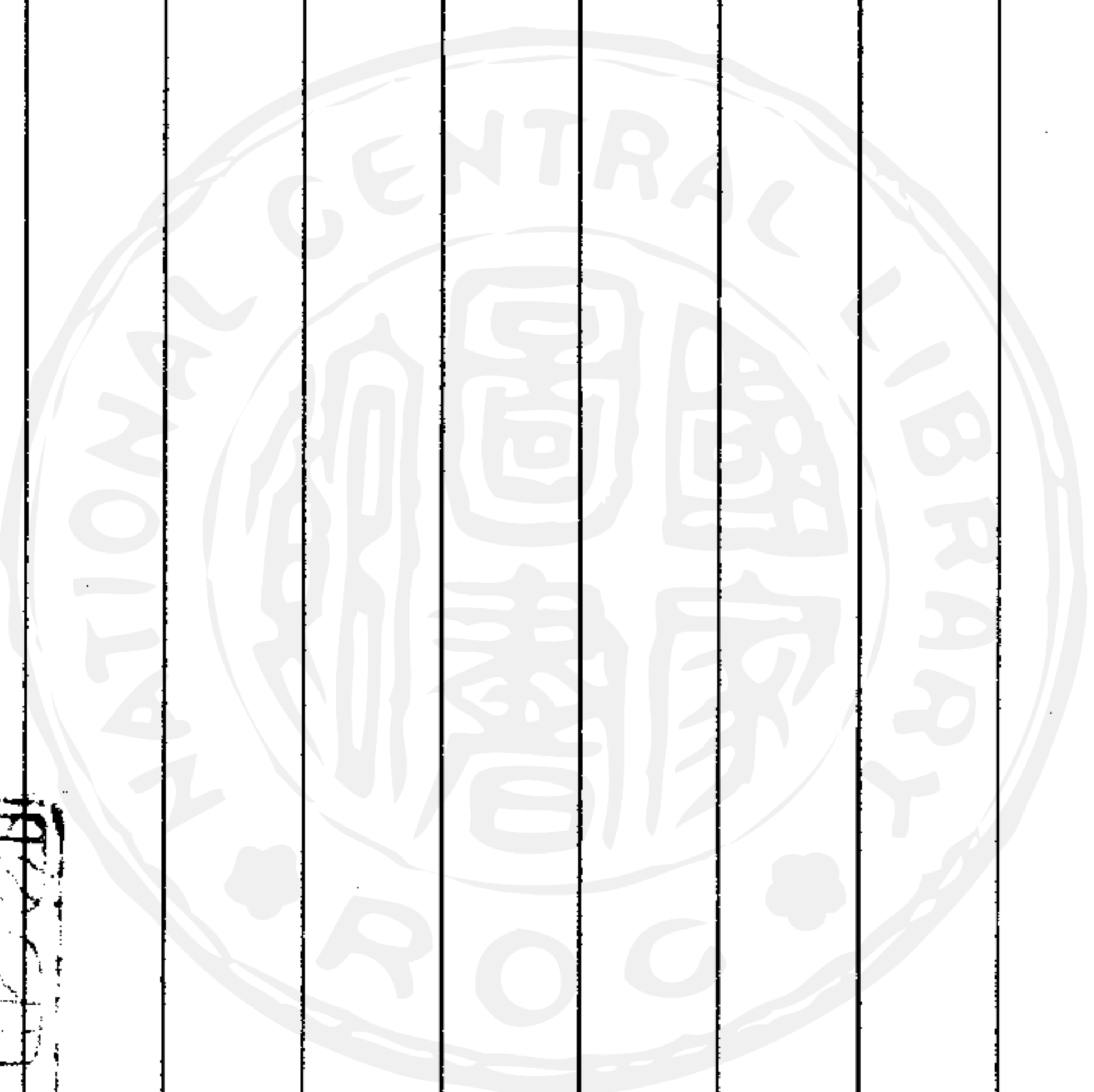


哉而先生竟不留則吾不知諸君之送之也亦有東都門之歎  
息否耶而先生亦可謂之急流勇退者非耶先生既毅然決然  
去紛華而歸寂寞又不必與彼三人者共遊而獨喜與不才相  
晤對窺其意量之間豈但前此項氏之說本不足爲先生言卽  
疏氏所云云又烏足以盡其美哉今歲甲辰先生與其配孫夫  
人並登七十州人謀以十月之吉爲先生舉觴屬其辭於當世  
當世維先生之福祿康豫凡今孺子所能言而德人之身無美  
不臻觀者亦遂有見淺見深之別故頗陳諸義以稱諸爲壽者  
之意而先生之覽斯文也亦將怡然而盡一觴別與當世有微  
契也夫

范伯子文集卷第十二終

范伯子全集一文十二

十二芳洲精舍校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五拾伍年拾壹月壹日

贈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續847.8  
7655

登錄號碼 142192

國立中央圖書館



0142192